



15
1301
14



門 5
號 1301
卷 14

唐文拾遺卷之四十四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崔致遠十一

有唐新羅國故知異山雙谿寺教謚眞鑒禪師

碑銘 并序

夫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爲釋爲儒口
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剗木心懸寶洲虛往實
歸先難後獲亦猶采玉者不憚崐邱之峻探珠者不
辭驪壑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飫六
藉競使千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而學者或謂身毒

昭和十年
二月十四日
購求

與闕里之設教也分流異體圓鑿方柄互相矛盾守滯一隅嘗試論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故廬峯慧遠著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揆體極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其端釋窮其致真可謂識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至若佛語心法元之又元名不可名說無可說雖云得月指或坐忘終類係風影難行捕然陟遐自邇取譬何傷且尼父謂門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則彼淨名之默對文殊善逝之密傳迦葉不勞鼓舌能叶印心言天

不言捨此奚適而得遠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乎禪師是也禪師法口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漢族冠蓋山東齊師口遼多沒驪貊有降志而爲遐眈者爰及聖唐囊括四郡今爲全州金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母願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之曰吾願爲阿嬖之子因以瑠璃嬰爲寄未幾娠禪師焉生而不啼迺風挺銷聲息言之勝牙也旣亂從戲必憤葉爲香采花爲供或西嚮危坐移晷未嘗動容是知善本固百千劫前所栽植非可跂而及者自非口弁志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無斗儲又無尺壤可盜天時

者口腹之養惟力是視乃禪馭屢隅爲瞻滑甘之業
手非勞於結網心已契於忘筌能豐啜菽之資允叶
采蘭之咏暨鍾薺棘負土成墳迺曰鞠育之恩聊將
力報希微之旨盍以心求吾豈匏瓜壯齡滯跡遂於
貞元廿年詣歲貢使求爲榜人寓足西泛多能口事
視險如夷揮楫慈航超截苦海及達彼岸告國使曰
人各有志請從此辭遂行至滄州謁神鑒大師投體
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頓
受印契若火沾燧艾水注卑遽然徒中相謂曰東方
聖人於此復見禪師形貌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

陀斯則探元處默眞爲漆道人後身豈比夫邑中之
黔能慰衆心而已哉永可與赤鬚青眼以色相顯示
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瑠璃壇則醒善前
夢宛若合符旣瑩戒珠復歸橫海聞一知十茜絳藍
青雖止水澄心而斷雲浪跡粵有鄉僧道義先訪道
於華夏邂逅適願西南得朋四遠叅尋證佛知見義
公前歸故國禪師卽入終南登萬仞之峯餌松實而
止觀寂寂者三年後出紫閣當四達之道織芒屨而
廣施幢幢者又三年於是苦行旣已修他方亦已遊
雖曰觀空豈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來歸大覺上乘

昭我仁域興德大王飛鳳筆迎勞曰道義禪師尋已歸止上人繼至爲二菩薩昔聞黑衣之傑今見縷褐之英彌天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雞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尙州露岳長栢寺鑿門多病來者如雲方丈雖寬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知異山有數於菟哮吼前導避危從垣不殊俞騎從者無所怖畏獰犬如也則與善無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前路果入山穴見牟尼立像宛同事跡彼竺曇猷之扣睡虎頭合聽經亦未專燼於僧史也因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尙蘭若遺基纂修堂宇儼若化成泊開成

三年愍哀大王驟登寶位深託玄慈降璽書餽齋費而別求見願禪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爲使復于王聞之愧悟以禪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降使賜號爲慧昭昭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星使往復者交轡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棲幽養高異代同趣居數年請益者稻麻成列殆無錐地遂歷銓奇境得南嶺之麓爽噎居最經始禪廬卻倚霞岑俯壑雲濶清眼界者隔江遠岳爽耳根者迸石飛湍至如春谿花夏徑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

卷四十四 四
態萬象交光百籟和唵干巖競秀嘗遊西土者至止
咸愕視爲遠公東林移歸海表蓮花世界非凡想可
擬壺中別有天地則信也架竹引流環階四注始用
玉泉爲榜屈指法胤則禪師乃曹礪之玄孫是用建
六祖影堂彩飾粉墉廣資誘經所謂悅衆生故綺錯
繪衆像者也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詰旦告門人曰萬
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爲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
無以銘紀跡言竟坐滅報年七十有七積夏四十一
于時天無纖雲風雲欬起虎狼號咽杉栝變戾俄而
紫雲翳空空中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則梁史

載褚侍中翔嘗沙門爲母疾祈福聞空中彈指聖感
冥應豈誣也哉凡志於道者寄聲相弔未亡情者銜
悲以泣天下痛悼斷可知矣靈函幽隧預使備具弟
子法諒等號奉色身不踰日而窆於東峯之冢遵遺
命也禪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煖緼麩食甘糠藪
芋菽雜糝蔬佐無二貴達時至曾不異饌門人以塏
腹進難則曰有心至此雖糲何害尊卑耄穉接之如
一每有王人乘駟傳命遙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
戴佛日者孰不傾心獲念爲君貯福亦何必遠汚綸
言於枯木朽株傳乘之飢不得齧渴不得飲吁可念

也或有以胡香爲贈者則以瓦載燂灰不爲丸而燂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虔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爲供者則以新爨石釜不爲屑而煮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能使諸天歡喜永於遠地流傳學者滿堂誨之不倦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知掩鼻效玉泉餘響豈非以聲聞度之之化乎禪師泥洹當文聖大王之朝上惻僊襟將寵淨謚及聞遺戒愧而寢之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干揚音方崇文臺鄭詢一斷金

爲心勒石是請獻康大王恢弘至化欽仰真宗追謚眞鑒禪師大空靈塔仍許篆刻以永終譽懿乎日出暘谷無幽不燭海岸植香久而彌芳或曰禪師垂不銘不塔之戒而降及西河之徒不能確奉先志求之與抑與之與適足爲白珪之玷嘻非之者亦非也不近名而名彰蓋定力之餘報與其灰滅電絕曷若爲可爲於可爲之時使聲振大千之界而龜未戴石龍遽昇天今上繼興墳箴相應義諧付囑善者從之以隣岳招提有玉泉之號爲名所累衆耳致惑將俾弃同卽異則宜捨舊從新使眎其寺之所枕倚則以門

臨復澗爲對乃錫題爲雙溪焉申命下臣曰師以行
顯汝□文進宜爲銘致遠拜手曰唯唯退而思之頃
捕名中州嚼腴咀雋於章句間未能盡醉衢罇唯愧
深跼泥螯况法離文字無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轅適
郢第以國主之外護門人之大願非文字不能昭昭
乎羣目遂敢身從兩役力效五能雖石或憑焉可慚
可懼而道強名也何是非握筆歲鋒則臣豈敢重
宣前義謹札銘云

杜口禪那歸心佛隨根熟菩薩弘之靡它猛深虎窟
遠泛鯨波去傳秘印來化斯羅尋幽選勝卜築巖磴

水月澄懷雲泉寄興山與性寂谷與梵應觸境無礙
息機是磴道贊五朝威摧衆妖默垂慈蔭顯拒嘉招
海自飄蕩山河動搖無思不服□□□□□□□□
□□必備風雨如晦始終一致慧柯方秀法棟俄□
洞壑淒涼煙蘿憔悴人亡道存終不可諼□土陳願
大君流恩燈傳海裔塔聳雲根天衣佛石永耀□門
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謚大朗慧和尚白

月傑光之塔碑銘

并序

帝唐揃亂以武功易元以文德之年暢月月輟之七
日日蘸咸池時海東兩朝國師禪和尚盥浴已趺坐

示滅國中如喪左右目矧門下諸弟子乎嗚呼應
東身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
繩座儼然面如生門人詢又等號奉遺體假肆禪室
中上聞之震悼使駛吊以書賻以穀所以資淨供而
瞻元福越二年攻石封層冢聲聞玉京菩薩戒弟子
武州都督蘇判鎰執事侍郎寬柔貝江都護威雄全
州別駕英雄皆王孫也維城輔君德險道賴師恩何
必出家然後入室遂與門人昭元大德釋通賢四天
王寺上座釋慎符議曰師云亡君爲慟奈何吾儕忍
灰心木舌毀緣飾在式之義乎迺白黑相應請贈諡

暨銘塔教曰可旋命王孫夏官正卿禹珪召桂苑行
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因得並琪樹上瑤墀蹠
埃命珠箔外上曰故聖住大師真一佛出世昔文考
康王咸師事福國家爲日久余始克纘承願繼餘先
志而天不憖遺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者授大名
故追諡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乃嘗西宵絲染錦
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
銘國師以報之謝曰主臣殿下恕粟饒浮秕桂飽餘
馨俾報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師於有爲澆世演無
爲秘宗小臣以有限麼才紀無限景行弱轅載重短

綆汲深其或石有異言龜無善願浸叵使山輝川媚
反羸得林慙澗愧請筆路斯避上曰好讓也蓋吾國
風善則善已然苟不能是惡用黃金勝爲爾勉之遽
出書一編大如椽者俾中涓授受乃門弟子所獻狀
也役口之西學也彼此俱爲之而爲師者何人爲役
者何人豈心學者高口學者勞耶故古之君子慎所
學抑心學者立德口學者立言則彼德也或憑言而
可稱是言也或倚惠而不朽可稱則心能遠示乎來
者不朽則口亦無慙乎昔人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口
焉敢膠讓乎篆刻始繹如椽狀則見大師西遊東返

之歲年稟戒悟禪之因緣公卿守宰之歸仰像殿影
堂之開劫故翰林郎金立之所撰聖住寺碑叙之詳
矣爲佛爲孫之德化爲君爲師之聲價鎮俗降魔之
威力鵬顯鶴歸之動息贈太傅獻康大王親製深妙
寺碑錄之備矣顧腐儒之今作也止宜標我師就般
涅槃之期與吾君崇宰堵婆之號而已口將手議役
將自適其適這有上足苾芻求趣壅白語及斯意則
曰立之碑立之久矣尙闕數十年遺美大傳王神筆
所紀口蓋顯示殊遇云爾吾子口嚼古賢書面飲今
君命耳餽國師行目醉門生狀宜廣記而備言殆貽

厥可長俾之原始要終脫西笑者或袖之脫西人笑則幸甚吾敢求益子無憚煩狂奴態餘率爾應曰僕編苦者師買菜乎遂糾猿心強搖兔翰意得西漢書留侯傳口云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則大師時順閒事蹟犖犖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學亦不書自許窺一斑於班史然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實而有輝八紘之質者莫均乎曉日氣和且融而有孚萬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風惟俊風與旭日俱東方自出也則天鍾斯二餘慶嶽降於一靈性俾挺生君子國特立梵王家者我大師其人

也法號無染於圓覺祖師為十世孫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為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真骨位韓粲高曾出入皆將相戶知之父範清族降真骨一等曰得難國有五品曰聖言貴姓之難得而曰真骨曰得難頭品數多為貴文賦云或求易而得難從言六猶命致九其四五品晚節追蹤趙文業母華氏魂交觀修臂天垂受轍花因有娠幾踰時申夢胡道人自稱法藏授十護充胎教過暮而誕大師阿孩方言謂兒與華無異時行坐必掌合趺對至與羣兒戲畫墁聚沙必摸樣像塔而不忍一日違膝下九歲始鼓篋目所覽口必誦人稱曰海東神童跨一星終有隘九流意入道先白母母

念已前夢泣曰誇方言許諾後謁父父悔已晚悟喜曰諱
遂零染雪山五色石寺口精嘗藥力銳補天有法性
禪師嘗扣驥伽門於中夏者大師師事數年揮索無
子遺性歎曰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吾於子驗之吾懷
矣無餘勇可賈於子矣如子者宜西也大師曰惟夜
繩易惑空縷難分魚非緣木可求兔非守株可待故
師所教已所悟互有所長苟珠火斯來則蠅燧可弃
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尋迆去問驃訶健拏於浮
石山釋燈大德曰敵三十夫藍茜沮本色願切盃之
譬日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彼岸不遙何必懷土遽出

山並海視西泛之緣會國使歸瑞節象魏下任足而
西及大洋中風濤欬顛怒巨扁數人不可復振大師
與心友道亮跨隻板忝業風通星半月餘飄至劔山
島艇行之碇上悵然甚久曰魚腹中幸得脫身龍領
下庶幾攬手我心匪石其退轉乎洎長慶初朝正王
子昕艤舟唐恩浦請寫載許焉旣達之采山禁顧先
難後易土捐海若曰戰風礪重鯨浪好魔行至大興
城南山至相寺遇說雜花者猶在浮石時有一髻顏
耆年言提之曰遠欲取諸物孰與認而佛大師舌底
大悟自是置翰墨遊歷佛光寺問道如滿滿佩江西

印爲香山白尚書樂天空門友者而應對有慚色曰
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失禪將問
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澈和尚服勤無所擇人所難
已心易衆目曰禪門庾異行口澈公賢苦節嘗一日
告之曰昔吾師馬和尚護我曰春蔭繁秋實寡攀道
樹者所悲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
之無使剝復云東流之說蓋出鉤識則彼日出處善
男子根殆熟矣若若得東人可目語者吠道之俾惠
水不冒於海隅爲德非淺師言在耳吾善若徠今印
焉俾冠禪侯於東土往欽哉則我當年作江西大兒

後世爲海東大父其無慙先師矣乎屈無何口師化
去墨巾離首乃曰筏旣捨矣舟何繫焉自爾浪遊飄
飄然勢不可遏志不可奪於渡汾水登崢山跡之古
必尋僧之真必詣凡所止舍遠人烟火要在安其危
甘其苦役四體爲奴虜奉一心爲君主就是中顛以
視篤癡恤孤獨爲已任至祁寒酷暑且煩暘或皸瘃
侵曾無勸容耳名者不覺遙禮躑作東方大菩薩其
三十餘年行事也其如是會昌五年來歸帝命也國
人相慶曰連城壁復還天實爲之地有幸也自是請
益者所至稻麻矣入王城省母社大歡喜曰顧吾疇

昔夢乃非優曇之一顯耶願度來世吾不復撓倚門之念也已矣迺北行擬回選終焉之所會王子所懸車為山中宰相邂逅適願謂曰師與吾俱祖龍樹乙祭則師內外為龍樹令孫真瞳若不可及者而滄海外躡蕭湘故事則親舊緣固不淺有一寺在熊川州坤隅是吾祖臨海公祖諱仁問唐驍伐獫狁功封為臨海郡公受封之所閒劫焚坏舊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興滅繼絕可強為朽夫住持乎大師答曰有緣則住大中初始就居且盼飭之俄而道大行寺大成繇是四遠問津輩視千里猶趑步其馭不億寔繁有徒大師猶鍾待扣而

鏡忘罷至者靡不以慧炤導其目法喜娛其腹誘憧憧之躅變蚩蚩之俗文聖大王聆其運為莫非裨王化甚恕之飛手教優勞且多大師答山相之四言易寺勝為聖住仍編錄大興輪寺大師疇使者曰寺以聖住為名招提固所為榮至寵庸僧濫吹高藉寔避風斯媿而隱霧可慙矣時憲安大王與檀越季舒發韓魏昕為南北相各居其官猶左右相遙展攝齊禮贊以茗醇使無虛月至夜名燾東國士流不識大師門為一世著得禮足者侵必暗日面謁倍百乎耳聞口未出而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熄其趨諱其賦而億犇

馳善道暨憲王嗣立賜書乞言大師奮曰周豐到魯
公之語有旨哉著在禮經請銘座側逮贈太師先大
王卽位欽重如先朝志而日加厚焉最所施爲必馳
問然後舉咸通十二年秋飛鵠頭書以傳召曰山林
何親城邑何疎大師謂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慙遠公
然道之將行也時乎不可失念付囑故吾其往矣歎
爾至轂下及見先大王冕服拜爲師君夫人世子旣
大弟相國追奉尊謚
惠成大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一如古
伽藍績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陁樣式上曰弟
子不佞小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有語云滯有守無

徒銳偏解欲詣真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或
可聞乎大師對曰境旣絕矣理無矣斯印也默行爾
上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繫春
容盡聲剖滯祛煩若商飈之劃陰靄然於是上大喜
憫見大師晚曰恭已南面司南南宗舜何人哉余何
人也旣出卿相延迓與謀不暇士庶趨承欲去不能
自是國人皆認衣珠璘叟罷窺庶玉焉俄苦樊筴中
卽亡去上知不可強迺降芝檢以尙州深妙寺不遠
京請禪那別館辭不獲往屈之一日必肯儼若化城
乾符二年春先大王不預命近侍曰亟迎我大鑿

王來使至大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謂甚知我者
謂聖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顧與
吾君有香火因緣初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復步
至王居設藥言施葺戒覺中愈舉國異之旣踰月獻
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孤幼遭閔凶
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誦濟海人與獨善其身不同言
也幸大師無遠適所屈唯所擇對曰古之師則六籍
在今之輔則三卿在老山僧何爲者坐蝗蠹柱玉哉
就有三言庸可畱獻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裝鳥逝自
爾騎置傳訊影綴巖溪遠人知往抵聖住卽皆雀躍

叢手易轡慮滯王程尺寸地由是騎常侍倫伍得急
宣爲輕舉乾符帝錫命之歲今國內舌杪有可道者
貢興利除害策別用蠻牋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垂
益國之問大師因出何尙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
太傅王覽謂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
戒能踐王道至矣哉吾與是符佛心大師之言汝宜
倦倦中和西狩之年秋上謂侍人曰國有大竊珠畢
世醜而藏之其可耶曰不可不若時一出俾醒萬戶
眼醉四隣心曰我有末尼上珍匿曜在嵩巖山脫關
秘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足之道哉我文考懇

迎嘗再顯矣昔鄧侯譏漢王拜大將召小兒不能致
商於四老人以此今聞天子蒙塵趨令奔問官守勤
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師必叶外議吾豈敢倚其一
慢其二哉乃重其使卑其辭徵之大師云孤雲出岫
甯有心哉有緣乎大王之風無固乃上士之道遂來
見見如先朝禮禮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
手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
緣四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趨風樹鴈
列賀六也教國中磋磨六義者賦送歸之什在家弟
子王孫蘇判鑑榮首唱歛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樸邕

爲引而贈行七也申命掌次張淨室要叙別八也臨
告別求妙語乃詢從者舉真要有若詢又圓藏虛源
元影四禪中得清淨者緒抽其慧表纖旨注意無怠
浚心有餘上甚悅擡拜曰昔文考爲捨瑟之賢今寡
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開混沌之原
則彼涓濱老翁真釣名者圯上孺子蓋履迹焉雖爲
王者師徒弄三寸舌也曷若吾師語密傳一片心乎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傅王雅善華言金玉音不患
衆咻聒而能出口成儷語如宿構云大師旣退且往
應王孫蘇判鑑共言數返卽歎曰昔人主有有遠體

而無遠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口全國其庶乎宜好德自悉及歸謝絕於是遣輜軒標放生場界則鳥獸悅紐銀鉤扎聖住寺題則龍蛇活盛事畢矣昌期忽兮定康大王莅乍兩朝寵遇師而行之使緇素重使迎之辭以老且病太尉大王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馳訊十返俄聞腎腰之苦遽命國醫往爲之至則請苦狀大師微破頰曰老病耳無煩治糜殮二時必聞鐘後進其徒憂食力虧陰戒掌袍者陽密擊乃自牖而命撤將化命旁侍警遺訓於介眾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儂遠遊

尔曹好住溝若畫一守而勿失古之史尙如是今之禪宜勉旃告語裁罷熱然而化大師性恭謹語不傷和氣禮所云中退然言呐呐然者乎贊侶必日以禪師接賓客未嘗殊敬乎尊卑故滿室慈悲悉徒悅隨五日爲期俾來求者質疑論生徒則曰心雖是身主身要作心師患不爾思道豈遠而設是田舍兒能擺脫塵羈我馳則必馳矣道師教父寧有種乎又曰彼所吸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盡怒力自飲且食或謂教禪爲無同吾未見其宗語本夥願非吾所知大較同弗與異弗非晏坐息機斯近縷褐被者歟其

言顯而順其旨與而信故能使尋相爲無相道者勤而行之不見有岐中之岐始壯及衰自貶爲基食不異糧衣不均服凡所營葺役先眾人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慙安栖至撻水負薪或躬親且曰山爲我爲塵安我得安身其剋已勵物皆是類大師少讀儒家書餘味在唇吻故疇對多韻語門弟子名可名者屢二千人素居而稱坐道場者曰僧亮曰普慎曰詢又曰心光諸孫洗洗厥眾濟實可謂馬祖毓龍子東海掩西河焉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獬貊乞師計將真德

女君命陞觀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寤貨俾恣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綵則智以獲多眾辭出文皇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并書温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清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乎智者亦足駭耳目自茲吾土一變至於魯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飭大師降

六魔賊俾人修內德故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
萬里奔趨動必頤使之靜無腹非者庸詎非應半千
而顯大千者歟復其始之說亦何慊乎哉彼文成侯
爲師漢祖大誇封萬戶位列侯爲韓相子孫之極則
拙矣假學仙有終始果能白日上昇去於中止得爲
鶴背上一幻軀爾又焉現我大師拔俗於始濟眾於
中潔已於終矣乎美盛德之形容古尙乎頌偈頌類
也扣菽爲銘其詞曰

可道爲常道如穿草上露卽佛爲眞佛如攬水中月
道常得佛眞海東金上人本枝根聖骨瑞蓮資報身

五百年擇地十三歲離塵雜花引鵬路窾木浮鯨津

其一觀光堯日下巨筏悉能捨先達皆歎云苦行無及

者沙之復汰之東流是天假心珠瑩麻谷目鏡燭桃

野其二旣得鳳來儀眾翼爭追隨試覩龍變化凡情那

測知仁方示方便聖住強住持松門遍掛錫岩徑難

容錐其三我非待三顧我非迎七步時行則且行爲緣

付囑故二王拜下風一國滋甘露鶴出洞天秋雲歸

海山暮其四來貴乎葉龍去高乎冥鴻渡水陞巢父人

谷超朗公一苾歸島外三返遊壺中羣迷漫臧否至

極何異同其五是道澹無味然須強飲食他酌不吾醉

他殮不吾飽誠厭黜心何糠名復糝利勸俗飾身何
 甲仁復胄義其六汲引無弃遺其實天人師昔在世間
 時舉國成瑠璃自寂滅歸後觸地生瘞藜泥洹一何
 早今古所共悲其七梵石復刊石藏形且顯跡鵠塔點
 青山龜碑撐翠壁是豈向來心徒勞文字覘欲使後
 知今猶如今視昔其八君恩千載深師化萬代欽誰持
 有柯斧誰倚無絃琴禪境雖没守客塵寧復復雞峯
 待彌勒將在東雞林其九□□□□巨筏□□憲□
 已于下缺

大唐新羅國故鳳巖山寺教誡智證大師寂照

之塔碑銘 并序

叙曰五常分位配動方者曰仁心三教立名顯淨城
 者曰佛仁心即佛佛目能仁則也道郁夷柔順性源
 達迦衛慈悲教海□猶石投水雨聚沙然矧東諸侯
 □外守者莫我天而地靈既好生為本風俗亦交□
 為□字缺八隱上古之化加姓叅釋種遍頭居寐錦之
 尊語龔梵音禪舌足多羅之密是乃天彰西顧海引
 東流宜君子之鄉□法王之道日日深又日深矣且
 自魯紀隕星漢徵夢月像跡則百川含□德音則萬
 籟號風或□琬琰故盜雒宅鏡秦宮之事跡照照焉

如揭合璧苟非三尺喙五色毫焉能措辭其閒駕說
 於後□以國觀國考從鄉至鄉則風傳沙□而來波
 及海隅之始昔當東表鼎峙之焮有百濟蘇塗之儀
 若甘泉金□祀□西□攝縻東入句驪阿度於我如
 康會南行時迺梁菩薩帝反同泰一春□我法興王
 制律條八載也亦既海岸植與樂之根日鄉耀憎長
 之寶天融管願地聳勝因爰有中□捐軀上仙剔髮
 苾芻西學羅漢東遊□尔□閒娑婆遍化莫不選山
 川勝概窮土木奇功藻宴坐之宮燭徐行之路信心
 泉涌慧力風揚果使□杵蠲災□□騰慶昔之叢尔



三國今也壯哉一家鴈剝雲排將無隙地鯨袍雷振
 不連諸天漸□有餘幽求無□其教之□也毗婆娑
 先至則四郡驅四諦之輪摩訶衍後來則一國耀一
 乘之鏡然能龍雲躍律虎風騰□沟學海之波濤蔚
 戒林之柯葉道咸融一無外情或涉乎有中抑止水
 停淵高山偶□者蓋有之矣世未之知伯長□有得
 道□西泛睹西堂之奧智光侔智藏而還智始語元
 契者蓋縛猿心護奔北之短衿鷄翼誚圖南之高旣
 醉於誦言□嗤為廣語是用韜光庶下斂迹壺中罷
 恩東海東終□北山□豈大易之無悶中庸之不悔

者邪□秀□嶺西□蠃慕者彌山鴈化者出谷道不
可廢時然後行及興德大王纂戎宣康太子監撫去
邪鑿國樂善肥家有洪法大師亦西堂正心來南岳
休足驚冕陳順風之請龍德慶開霧之期顯示方傳
朝凡暮聖變非蔚也□勃焉試覷較其宗趣則修乎
修沒修證乎證沒證其靜也山立其動也谷應無爲
之益不爭而勝於是乎東人於寸地虛矣能以眾利
利海外不言其所利大矣哉尔後觴騫河□融道無
爾祖實繁有徒缺津或珠還合浦爲巨擘者可屈指
焉西化則靜眾無相常山慧覺禪譜益州金鎮州金

者是東歸則前所叙北山義南岳陟而降之安□國
師慧目育智力聞雙溪照新興彥涌□體珠篋休□
雲於山日永固□師聖住深善提宗德之厚爲父眾
生道之尊爲師主者古所謂逃名名我隨遯聲聲我
追者故皆化被恒沙蹟傳豐石有令兄弟宜爾子孫
俾定林標秀於雞林梵水安流於□水矣別有不戶
不牖而見大道不山不海而得上寶恬然息意澹乎
忘味彼岸也不行而至此土也不嚴而治七賢孰取
譬十住難定位者賢雞山智證大師其人也始大成
也護蒙于梵躰大德稟具於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

元於慧隱長居乎默于楊孚今於法允唐四祖爲五
□父東漸於海遡游數之雙峯子法朗孫慎行曾孫
遵範玄孫慧隱來孫大師也朗大師從大鑿之大證
按杜中書正倫墓銘叙云遠方奇士異域高人無憚
□送來至□則掬□歸止非師而誰蓋知者不言復
藏於密能擇秘藏惟大師然時不利兮道未亨也乃
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寵貽天什曰龍兒渡海不
憑筏鳳子冲虛無認月師以山鳥海龍二句爲對有
深旨哉東還大師畢萬之後斯驗矣其世緣則王都
人金姓子號道憲字智詵父□□母伊氏長慶甲辰

歲現乎世中和壬寅厯歸乎宋恣坐也四十三夏歸
全也五十九年其俱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
語言雄亮真所謂威而不猛者□可滅奇蹤秘說神
出鬼沒筆不可紀今探其感應聳人耳者六異操屑
人心者六是而分表之初母夢一巨人告曰僕昔勝
見佛季世爲乘門以謹恚故久隨龍報報既既矣當
爲法孫故佐妙緣願宏慈化□有娠幾四百日灌佛
旦誕焉事驗□亭夢符像室使佩章者益試擁毳者
精修降生之異一也生數夕不嚙乳穀之則號欲嘔
歛有道人過門誨曰欲兒無飛忍絕焄腥母從之竟

無恙使乳育者加慎肉食者懷慙宿習之異二也九
歲喪父殆毀滅有追福僧憐之諭曰幻軀易滅壯志
難成昔佛報恩有方便子勉之因感□輟哭自所
生請歸道母慈其幼復念保家無主確不許耳踰域
故事則亡去就學浮石山忽一日心驚坐屢遷俄聞
倚門成疾遽歸省而病隨愈時人□阮孝緒居無何
染沉疴謁鑿□効枚卜之僉曰宜名隸大神毋追惟
曩夢誠慮以方哀而泣誓言斯疾若起乞佛爲子信
宿果大瘳仰悟慈親終成素志使舐犢者割愛飲馳
者擇疑孝感之異三也至七七受具□就□覺袖中

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豈有心而求乃無脛而至真
六度經所喻矣使饑殍者自飽醉偃者能醒勵心之
異四也坐雨竟將它適夜夢遍告菩薩撫頂提耳曰
苦竹難行行之必成形聞瘴然默篆肌骨自是不進
服繒絮焉修綫之須所必麻楮不穿達□矧羽□餘
用□緼□者開眼衣蟲者厚顏律身之異五也自綺
年飽老成之德加瑩戒珠可畏者競相從求益大師
拒之曰人大患好爲師強欲慧不惠其如摸不□邪
况浮芥海鄉自濟來則無影逐爲必笑之態後山□
有樵叟疑前路曰先覺覺後覺何須拾空殼就之則

□見焉爰媿且悟不□來求森竹韋于鷄籃山水石
寺□卜築他所曰不繫爲懷能遷是貴使估畢者三
省營巢者九思垂訓之異六也贈大師景文大王心
融斲教面渴輪工遙深尔思所俾我卽乃寓書曰伊
尹大道宋□小見以儒辟釋自邇□邑□居頗有佳
所木可擇矣無惜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
立言爲使旣傳教已因攝齊焉荅曰修身化人捨靜
奚趣烏能之尔善爲我辞幸許安塗中無令在汶上
上聞之益□重自□無翼眾一變於不言咸通五年
冬端儀長翁主未三人爲稱當來佛是歸敬謂下生

厚資上供□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富有泉石之
美請爲猿鶴主人乃告其徒曰山號賢溪地殊愚谷
寺名安樂僧其住持從之徙焉□使樂山者益靜擇
地者慎思□藏之是一焉他日告門人曰故韓粲金
公疑勳度我爲僧報公以佛乃鑄丈六元金像傳之
以銑爰用鎮仁宇道冥路使行恩者日篤重義者風
從知眾之是二焉至八年丁亥檀越翁主使□藍南
畝暨臧獲本藉授之爲□袍傳舍俾永永不易大師
因念言王女資法喜尙如是矣佛孫昧禪悅豈徒然
乎我家匪貧親黨皆歿與洛路行人之手寧充門弟

子之腹遂於乾符六年捨莊十二區田五百結隸寺
焉鉢孰□能銘斲民天是賴佛土可期雖曰我日且
居□王云始資疑於王孫韓粲繼宗執事侍郎金八
元金咸熙及正法大統釋元亮飛九臯應千里贈大
傅獻康大王恕而允之其年九月教南川郡統僧訓
□懷別墅□王場斯□外□君臣益地內資父母生
天使命者與仁賓欲者悛過檀捨之是三焉有居乾
慧地者曰沈忠聞大師刃餘定慧鑒透乾坤志確曇
蘭術精安廩禮足乙白言弟子有□地在羲陽山腹
鳳巖龍谷境□日□禪宮徐荅曰吾未能□身惡用

是忠請膠固加山□有甲騎爲前朝之異乃錫挺樵
蹊而厯相焉旦見山屏四迥則鸞翅掀雲水帶百□
則虬腰偃石□堦旦昔日獲是地也庸非天平不然
青衲之居其作黃巾之窟遂率先於衆防後爲基□
四注以厭之鑄鐵像二軀以衛之中和辛丑年教遣
前安輪寺僧緣俊恭肅正史裴聿文標定疆域乃賜
榜爲鳳巖焉及大師化往數年有山眈爲野冠者始
敢拒輪終能食蘖得非深剡定水預拔魔山之巨力
歟使折臂者標義掘尾者制狂開發之是四焉大傅
大王以花風提弊慧海濡枯素欽匪育之名渴聽法

深之論乃注心鷄足灑翰鶴頭以徵之日久□緣念
踰三除內修大惠希許一來大師感動琅函言及勝
因通世同□懷玉出山轡織迎途至慙足於禪院寺
錫安信宿□聞心於月池宮時屬纖蘿不風温樹方
夜適觀金波之影端臨玉召之心大師俯而□仰而
告曰是卽是除俱言□之□然應真□金□曰所傳
風□固法於此遂拜爲正言比及出俾蓋臣□譬旨
幸宜小停□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烏養烏爲惠
不貴請從此辭枉之則折上聞之喟然以韻語歎曰
施既不沒空門□師□支鶴吾非超鷗乃命十戒弟

子宣教省副使馬恕行□送歸山使待兔者離林羨
魚者學網出處之是五焉□在世行無遠近夷險未
嘗代勞以蹄角及還山外霓梗跋涉乃曰楸欄步輿
寵行謝使者曰是豈井大春□所云人車□傾□君
所不傾矧□髮者□然命旣至受之□濟苦具□移
疾于安樂練居杖不能起始乘之使病病者了空賢
賢者離載用捨之是六焉至冬杪旣望之二日趺坐
語言之際泊然無常嗚呼星迴上天月落大海終□
□谷則聲咽虎溪積雪摧松則色侔鵠樹物感斯極
人悲可量信而假殯于賢溪其日而速窆於義□其

辭曰

麟聖依仁仍據德鹿仙知白能守黑二教徒稱天下
式螺髮真人難确力十萬里外□西域□□年後燭
東因雞林地在鼇山側仙儒自古多奇特可憐義仲
不賓餞更悲佛印辭空色教門從此分邪□言路因
之理溝洫身依兔窟心難息足蹋羊歧眼還惑法海
安流直叵測□心□訣苞真哲得之得類因象得默
之默異寒蟬默北山昔與南岳涉雲鵠翹與展鵬翼
海外時遊遠禪亦蓬托麻中能自直珠探衣內休傍
貸湛若賢溪善知識十二因緣匪虛飾何因□□付

緬□何用紙筆及含墨彼或遠歸來匍匐幾能前坐
降魔賊莫把意樹誤栽埴莫把□□枉□□莫把恒
沙論萬億莫把孤雲定南北德馨四遠聞簷蔔惠化
一方安社稷同奉天花缺拭缺禪缺携嗣佳綿缺入
棘腐儒□缺慙□名可勒才輪飾頌文難裁涉□未
向山中□

之辱繆子曰下位推先相如是賢騏驥請試於長坂
鸞鷲須觀於遠天欲將伊呂量力皋夔比肩推心而
皎鏡光動鼓舌而黃河浪懸禍乃爲福媼仍改妍必
能挫西秦而不強不大亦能繼東趙於千年萬年王
乃宣恩渥召英傑劔出匣而齊皇宿松陵空而茂霜
雪旣佩君命誓傾臣節智爲囊也克藏和氏之珍詞
作鋒焉願刺秦王之血旣而西入君門將朝至尊受
璧而但驕其色還城而頻啞其言藺氏乃詭譎反幣
初終抗論大國封疆旣君王之失信微臣投璧顧柱
石以寧存然後見秦王雖暴不能肆吞噬之力趙寶

雖來卒能歸邯鄲之國國賞其爵人欽其德獻空籠
者固可抱蓋歌易水者誠宜處默有墨客卿進言以
明且人臣者直以諫主公以取名況先王賤珠玉寶
忠貞是璧也合請投於泉而抵諸谷庶令趙不屈而
秦不爭亦足以致其君於淳朴激其俗於廉平安得
徇不是以爲是枉其行而與行大凡將有國以有家
無玩奇而玩異豈不見匹夫以之而側足王者以之
而喪志余嘗覽趙國史書竊笑相如之事

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賦

碧洞真庭言仁皇
錦

元宗以澤浸乾坤維賢是尊仰盧氏兮晦天爵錫草

堂兮抱節貞 缺十字 如何既不臣於天子勒銘那惜
爰特降於王言徵君以挺操凌霜維松隱碧弔夷齊
爲犯上之士怪園綺爲沽名之客莫不洞壑牕檻雲
霞簟席去隨麋鹿難留傳說鹽梅居陋茅茨因錫般
垂匠石豹霧鴻冥名高漢青一千年聖賜梁棟三十
六峰擎戶庭金馬石渠憶神仙之降此蓬扉褒牖假
綸綍□□□曰龍得水兮躍天威雲得風兮出巖洞
雲龍兮有時興英賢兮違我夢草堂兮超垢氛倚桐
兮老鸞鳳泉之深兮珠珍石之韜兮玉貞彼無脛而
猶至此有德以難親草堂兮隔煙水郊陳兮布麒麟

御筆揮雲元文粲錦玉刊乎帝寵天語迹逸乎雞□
晏寢況乎沙室當檻緜山倒枕有月而簫吹碧洞野
鶴同吟無人而澗鑠流泉野猿同飲色耀琳琅煙凝
御香浮邱而錄載金籍子晉而歌聞玉皇塗山之幣
帛駢羅誰朝夏禹箕嶺之雲瓢寂寞敢讓陶唐是何
暗室卑棲明廷延伫蓋由抱其才而富以德所以鏤
君恩而銘帝語則知道不遠人可以誠而內處

陳後主獻詩賦

醉酒言詩新得騷麗

國碎金陵衰瀛鼎新非翰墨不能贊洪業非詞章無
以通紫宸億兆服歸被戎衣而創業華夷共指比天

下以爲臣後主以不惜邦家但荒淫之醜不建道德
何厯數之有只貪翠閣留客金壺勸酒寧知其國換
宗祧不覺其身離璽綬秦嬰有志能繫組於沛公孫
皓無歸喜朝天於晉后旣而目注君門心期渥恩體
國風而發詠念王澤以興言麗句今晨翻祝千年之
聖丹墀昨日猶居萬乘之尊莫不枝詠巢南星隨拱
北吟搜而律呂相應墨探而珠璣盡得二儀形內徵
日月之光天萬物毫端述山河而壯國豈是迹辱才
高心傷思勞周文羨里以窮易屈氏瀟湘而賦騷荒
唐之夢將醒人才不見唱和之非以悟狎客何逃然

後寫入瓊編神趨丹陛鵠行驚懷寶之屈鳳展嘆緣
情之麗太甲改三年之過恨不同時陳思驚七步之
才嫌當異世且夫心爲志言爲詩志也者可以寫於
今而論於古詩也者可以刺於上而諷於時明不爲
舜禹禪而聖晉魏強而欺豈徒詠風雲草木狗榮辱
興衰家國何之却有登封之議祖宗誰嗣更無恓怛
之詞只聞五字時吟千鍾日醉燕巢堪慄於帷幙鳥
觜先呈於讖記逡巡煬帝殞江都不及陳宮之故事
外舉不避讐賦 先言親讐闕中已見
君子之用心也不以親爲親不以讐爲讐惟賢是搜

惟德是求舉於上也可以治國匡主疏於爵也可使
公主爲侯不可嫉其賢而失公論此其善而顯私仇
昔者哀公問儒宣尼對曰斯言真奧於鬼神厥理俱
懸於日月國家或利於親於怨以相推金玉非珍惟
信惟忠而罔闕且君之所任任者在乎哲人人難自
舉自舉者在乎忠臣臣又徇私則君失任君失任則
賢曷親如此則壞洪業而隳大倫者也凡百事君宜
其去已勿以已怒而要眾怒勿以已喜而招眾喜至
如已喜者非賢固難續鳧脛而長焉已怒者誠善固
難掩驪頰於暗然病一身而利四海已於後而物於

先豈可哀者不歌惡鏗鏘於雅樂行人怨雨怪霧霈
於甫田又若建宮室架梁棟在乎繩墨克正而斧斤
克中是宜採匠石之明言不可憾般倅而不用無偏
無黨祁奚不廢於解狐捨短求長齊主寧猜乎管仲
人若秀發閨闈才惟子孫又安得池有龍兮惟蟠惟
蟄巢有鳳而不飛不飜抱其器以須用雖其親而必
言親既不憚讐何足論蓋將抱君寵酬君恩如是則
慶積高門垂裕後昆亘此道而天地永播斯聲而寰
宇宣况有其行者皆闡無其瑕者盡見我縱掩而人
詎揜我不薦而人必薦豈擢英賢於下位贊明君於

南面外無怨而內無親所舉者皆邦華國彥

避世金馬門賦 樂道君門祿微仙客

名利交奔大隱之人兮心還混元晦其迹而寧歸碧
洞避其時而却入金門亦何必野岸垂釣荒村灌園
目其利而我性非利耳其喧而吾心不喧曼倩以骨
本天仙才唯墨客佩紫禁之珪組別丹邛之窟宅三
冬積學明君之玉棗先知千載爲期阿母之仙桃幾
摘口誦詩書身遊紫微滑稽而黃屋頻諫鴛鴦而青
雲共飛雨露思深列朝廷之百辟風塵不到隔天子
之雙扉不知我者謂我沽寵榮知我者謂我逃薄祿

吏漆園而無得無喪官柱史兮何榮何辱豈異嚴霜
降處難傷夫翠竹青松烈火焚時不損其良金璞玉
不知巖谷終身揖飛泉而眠白雲昧其道則身山林
而心垢氛曷若干大國而謁明君顯其道則心無瑕
而身榮勳眾炫耀兮我不見眾喧譁而我不聞觀啟
石渠豈異青澳之景宮開白虎寧思元豹之羣且避
世者在乎遠其禍棲蹤者在乎求其道殊不知道也
者不在乎人而在乎我禍也者在乎貪其財而瀆其
貨我今以珠玉而爲瓦礫以希微而通壽考簪裾照
耀誰思箕嶺一瓢閭闔優游堪笑商山四皓一旦武

帝求元靈妹降天指出三清之侶言非下界之賢自
茲玉石分矣公卿諤然五利文成謾說三山之藥金
櫃瑣闥常居六洞之仙豈不以華夏無虞君臣胥樂
負其才而皆取名位背其理而乃居林壑臣今歌紫
宸誦黃閣庶金門之馬有託

東陵侯弔蕭何賦

客存雲壑名繼石網

弔衰戚兮世之常情吊豪貴者人難敢行有秦朝之
俊又憂漢室之公卿莫不指先兆談未萌人生之倚
代難逃如形隨影天道之盈虛有數暮落朝榮當其
秦楚兵銷君臣義閉江南誅布之後代北平陳之際

彭越先斬淮陰以繼周勃之兵機第一縲紲常拘鄴
侯之相業無雙豺豸再衛且侯也道赫巖廊權傾紀
綱才吞伊呂道亞皇王欲怒而虯龍伏匿流恩而瓦
礫輝光人民顧我以無先何憂何懼邦家因吾而肇
造爲棟爲梁邵平則近甸隱淪前朝侯伯叔孫去國
而制禮綺季因時而遁匿於是入青門尋紫陌波瀾
濟陸海之岸劔戟列三台之宅朱門赫奕初驚草澤
之人黃閣巍峩乍揖瓜田之客客曰曷寵承恩憑高
恃尊家不善而殃至神害盈而禍翻木必摧秀葵須
衛根賦命而吉凶同域由人而禍福無門當時豐沛

之間差肩並起今日干戈之後屈指誰存鷲感履冰
燕巢懸幕兔殘而獵犬誰惜敵盡而謀臣曷作伍子
不省屍漂於壘浪驚濤范蠡能辭身隔乎重湖遠壑
今則瑰寶酬恩兵戈衛君以架顛危於累卵堪驚富
貴於浮雲侯曰事既將悟計乎已聞客來悽愴而諭
嗚呼以云良田廣宅擬可用積玉堆金奚不分漏盡
光催魑魅而看將笑聚妖生孽作妻孥而豈得同羣
侯乃狗彼英詞師其上德能全終始於當代果釋猜
嫌於大國良哉避陳主而弔漢侯果見東陵而鑒識

貫以賤爲本賦

陳諸榮賤迹豈下焉

貴不可偶貴故託賤以爲本賤不可久賤故從貴而
顯諸因考貴以由賤乃明終而有初則知失其本而
事不立得其本而義有餘吾嘗詢道德之至理知貴
賤之終始當俟其爲龍爲光必先乎藏垢懷恥徵乎
論也義同乎高以下爲基驗以誠焉理協于洪由緘
而起今請疏當時貴賤書往代君臣漢得鹿兮始諸
亭長周興龍兮自彼戎人殛鯀帝王雷澤與歷山舊
隱擲盧天子耕衣將農器嘗陳此君上之貴也賤爲
本以相因媿用晦而以明比登高而自下太公相國
昔垂釣曲逆封侯曾宰社雞鳴末客終爲輔主之人

燕頷將軍亦是鬻書之者此臣下之貴焉賤爲本以相假人既有矣物以宜然則有寶銜明月珠含媚川價重千金乃蚌胎而產矣光照午夜亦蛇口而生焉彼珠璣之貴也賤爲本以相泐在乎潔於道不在穢乎跡復有稱連城而趙國瑰璜號垂棘而晉宮輝赫崑嶽溫潤之片不亦沉沉荆山礧礧之英乃聞韞石此瓊玉之貴焉賤爲本以相易得不以其賤而爲根爲蒂以其貴而爲華爲英有根有蒂而英華始茂亡根亡蒂而英華曷榮亦曰天道無形宗淡泊而成道政聲無朕扣寂寞而致聲愚今察聖人之理探老氏

之言斯見窮其微而知其要躋其隱而從其善所以明富貴之本焉又安得久處於貧賤

管仲棄酒賦

辨說爲賢位尊王德

酒不可嗜嗜之者必致危顛酒可以誠誠之者其惟智賢嘉管仲後醒之說當齊侯開宴之年九醞雖珍盡棄丹墀之上一言可聽將陳綺席之前當其邦國誰憂樽罍不淺將傾海以爲飲孰懸河而進辨列坐而腰金拖紫寧問安危終朝而舉月飛觴惟求沈湎仲乃拜捧瑤卮傾言吐斯縱竹葉以非貴任蘭英而罔奇不嚙涓滴如無禮儀左右相驚咸謂其棄玉以

罪公侯莫測應云其不死胡爲君子爰詢大夫遂說
臣非怠於恭敬臣非輕於麴蘖蓋將入口以言失或
者言失而身滅再思敢棄於君所三省得中於臣節
臣聞酒禍難防臣何以口義和惑以身喪桀紂耽而
國亡臣今棄其禍而不棄於酒臣願醉於道而不醉
於觴何不規後世鑒前王太康酣而昆仲悲怨大禹
惡而邦家耿光夫如是又何必欣腐魯而候穿腸者
哉公乃擢彼昌言師諸碩德穰苴未可以倫比甯戚
誠宜於緘默眾人黽俛應慙皆醉之容惟我端莊益
勵獨醒之厄則知立誠者莫溺旨酒輔主者須申讜

言酒不溺則樞機自正言苟申則忠信常存大計安
邦致一匡而永逸殊勳佐國君五霸以彌尊則管氏
也可與周召同風夔龍竝位能棄酒以無諂表爲臣
之二昭昭青史見清英克播於千齡萬祀

扣寂寞以求其音賦

清心求元雅韻自合

寂寞何有聲音內并不叩而基扃自啟能求而律呂
方呈馳稗於不幸之鄉寵將造化運思於無形之景
剖出涼清豈不以大道將秘正聲無自走六合以何
有歷千門而曷致縱得伶倫之管吟亦徒爲便多子
治之聽聰將不至我則聞寂寂戛戛向無象以取象

無音而索音莫不塞耳目廓胸襟靡在疎而在靜不由物以由心透恍惚以斯探觸杳冥而獨尋擊揚雄吐鳳之門應憐鳳嘯排老氏猶龍之闔別契龍吟是音也非桑濮之傳者異齊秦之奏也得之則協人神暢風雅本冲莫而將有豈喧譁而與假考靈臺而入聽我調斯鳴循樂府以來追我音則啞就默祈喧稀其大焉下不在乎地高不在乎天遠不在乎物外近不在乎目前以諷諭君德經綸化權以約黃鐘而定律如依赤水而探元亦由字本無文究蟲篆而斯文遂顯木元無火鑽槐樹而厥火俄然在乎拆彼誠明

分諸兆朕拂希夷而瀏亮潛引剝淺薄而滄洋自振豈比夫宣尼宅在依稀留金石之聲秦女臺空彷彿有鸞鳳之韻寂與冥兮虛更幽聲與音兮深且柔未嘗扣之將扣在勤求之所求豈不以役智而偶疑神以搜雖蒼蒼之道將授亦軋軋之聲若抽如綠綺之空闊彈來始應若清泉之阻塞決破方流儒有貴陸氏之賦成與昭明之道合欲三變之清異陋眾音之錯雜每慙文藻比芻蕘願俟王之海納

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賦

明彰晦全福存德教

白爲象兮皎焉明焉黑爲象兮暗然昧然踞其明而

爲事之賊混其昧而爲道之筌白以將行恐率土之
惡盈患作黑之爲式庶普天之用晦功全昔聖人以
抱玄默取道德既溢目以知白復亡形而守黑黑雖
朽而守緇白將變而易色和其光也爲萬有之憲章
同以塵焉作羣生之楷式愚嘗出知白之藩入守黑
之門就其曜而不曜居其昏而不昏白易玷而式易
立黑無文而式可存豈不見卞和獻荆岫之珍先傷
足脛大禹治北方之水後化乾坤至如佩寵光綏景
福殊不知寵之極兮辱之繼福之多兮禍之速天時
尙有其盈虛人事須防其反覆神龍龜聖嘗聞其醢

肉剝腸象齒蟻珠但見其焚軀剖腹此白也可知庶
思之而自勗則知弱可吞強柔能制剛士之弱兮能
廣載水之柔兮流且長得不暗室自處明誠自彰所
以耕稼歷山果見重華之帝羈纍羨里終歸西伯之
王斯黑兮可守庶存之而不忘其爲知兮不在乎外
其爲守兮不在乎內協上德之不德諒靡明而靡晦
如此則外滅浮榮中含利貞功其成而不宰致其勝
而不爭縱泥滓之埋光瓊瑤愈潔任煙霞之蔽影日
月終明老氏所以著此垂言流而設教帝王法之而
自英自聖臣子體之而乃忠乃孝余將優游於元牝

之鄉每勤行而是效

太極生二儀賦

太極何名其形混成畫一氣以中斷區二儀而始生
厚載者所以凝其濁高明者所以厚其清吾嘗究天
地之初洞胚臍之始本無兆以無朕竟何聽以何視
茫乎大醉之鄉寂若無生之理我形影以都秘我音
響而未起混沌將至唯聖乃出隨我聲而發音響逐
我象而設形質於是上泝無邊昭然廓然營空碧而
星辰錯落豁東西而烏兔高懸漢玉奚水河銀易泉
無得而踰六律而宗成大化不言而信四時而飛作

流年此一儀者天也上以昭宣復以一撮之多九垓
攸布聳華嶽以西峙洵滄溟以東注蔓延生植滄洋
制度何舟何楫凌開白浪爲程誰馬誰車碾破青山
作路此一儀者地也厚惟固護嗚呼太極故兮二儀
新二儀新兮四象分我目明兮所見耳餘聽兮所聞
五色成章炳煥而光昭朴素八風從律淒涼而吹散
氤氳彼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秉造化之鈞軸絡
虛無之紀經莫不潤之以風雨鼓之以雷霆揭大象
以垂象鞠無形而有形然後伏羲聖黃帝靈龜龍負
而乾坤定位文籍生而詐僞開扃但見高極九重下

盤四角日炤朝兮月炤夜融爲川兮結爲嶽旣將入
我死而出我生亦何必剖先天之清濁

員半千說三陣賦

武功藏用國家錄焉

天地人陣者其誰以測惟聖主之嘉問伊賢臣而洞
識莫不陳七德機要敘三才楷式願同尙父干戈永
佐於周朝敢學宣尼俎豆將言於衛國乃曰臣聞天
陣則上考壻樞明孤計虛還星宿而吾君堯舜叱風
雷而敵國丘墟斯蓋出黃石之妙訣入武侯之秘書
臣謂其不然也出兵者在乎信及寒暑義如時雨春
發生兮當養士冬肅殺兮當耀武斯則得天道兮合

天時不可失天時而逆天取此天陣以明焉微言可
補又聞地陣則察土分疆坤盤艮長隨向背而翼鵝
鶴順山川而羅紀綱所以韓信背水而趙滅孟氏焚
舟而晉藏臣復謂其不然也其用兵者在乎饒金富
粟兵雄食足先耕而九載思蓄後戰而三軍不辱斯
則分地利而得地財豈有兵未征而農不闢此地陣
以明焉微言可錄又聞人陣則勇氣生風精神貫虹
夭矯而常山躍地彎環而皎月懸空可與樂毅論將
穰苴比功臣復謂其不然也且爲帥者在乎帥師將
肅連營敦睦忠爲甲兮信爲冑身爲弓兮德爲轂指

日烹齊國之牛反掌拾秦原之鹿此則協人意而得人心豈有人意和而兵不服此人陣以明焉微言可祝高宗乃知天陣則不必占彼星躔地陣則不必恃其山川人陣則不必仗其驍勇唯德義而三軍勝焉

文王葬枯骨賦

此骨枯塵壤義歸哲王

因掘地以及泉見窮塵之委骨陳葬禮以外備實仁心之內發義之克著幽可貫於鬼神德之孔彰明可爭於日月初其取象茫洋開蕪鑿荒幽宅幾壞遺骨遂彰伊彼役者奏於文王王乃掩袂而矚興懷而傷莫不蔓草縈白陰苔染蒼恐是往古豪傑昔時聖哲澤物名光忠烈宛是其死誰曰不然骨肉歸土神魂升天深谷爲陵彼可知而茂爾佳城不見爲我主以收焉於是召有司具明享賻以衿褻蓋諸泉壤以遐返邇飛聲走響遂使億兆民庶以來歸八百諸侯之企仰設若不逢君子倏遇小人必應視同塵土棄若灰塵既止墟而莫問在封樹以無因則烏鳶是啄螻蟻是親幸將不遇小人獲遭君子而乃覩之而骨驚感之以心死爰拾之於彼葬之於此蓋將斯骨以喻我以己不欲而行之於彼可使見之者悲聞之者喜以至誠賓萬國之臣若滄海走百川之水嗟夫存歿

殊塗幽陰鑒乎爾魂奚在爾肌以枯何得上慟於睿
哲而再向其塗芻則宗周之仁也不獨及於有情而
必軫於觸類祝網之帝不足以言其仁泣辜之君焉
可以叶其義得不啟之十代延之百祀俾後之制禮
垂教將掩骼埋胔者也且王於邦而至大骨於物而
至微我不以大而自貴不以微而有違以仁不足爲
我罪以物失所爲我非是以勞瘁無斃皇寧甚稀骨
尙惻於窮泉下土豈惟於獸走禽飛故得九齡者上
帝所錫九國者西方允歸以孝治天下也亘萬古以
光輝

駕幸華清宮賦

開元履國事促人空

明皇帝號天上來華清宮兮雲際開離紫禁而千官
捧日出清門兮萬騎屯雷巫山之翠珮珠璫皆移雲
雨洞府之霓旌絳節盡去蓬萊當其鯨海澄波驪山
疊翠架瓊宮玉殿之宏絕鑠萬戶千門之秘邃上以
我無爲而國無事記一千年之歷數富有寰瀛起五
十里之煙霞長懸夢寐於是躍馬驂龍煙馭風從從
我者七貴中貴翊我者姚公宋公蒙茸之組繡煙花
香隨輦輅錯落之星辰日月影射虛空及其鰲負瑤
臺擎生玉藥翔鴛振鷺以環列九棘三槐而森峙玉

帛駢積梯航萃止隋侯明珠兮飾車馬霧縠雲羅兮
縈步履飄蘭散麝常薰昭應之香落翠遺珠遍鬻新
豐之市鶯鶯麒麟禎祥日臻朱閣拜立元皇帝金車
迎虢國夫人其有夜光枕貴玉藥冠新春五王之燕
語倚六相於陶鈞其或露冷仙掌波出渭津河漢佳
期七夕會牽牛之伴雲天勝賞中秋迎顧兔之倫莫
不龜鼎折年夔龍奉職真人羽客兮薦方術朱草靈
芝兮表生殖詩成而玉甕題新雲滿而溫泉暖極煙
霄可上期驂彩鳳之翔光景難留誰束金烏之翼諫
切雖納恩深半惑祿山已變猶期其十月來王林甫

既奸合省其多方蠹國竹語絲喧中元上元葉靖之
靈丹舊得花奴之羯鼓新翻人間有大貝明珠皆歸
戚里世上無清歌妙舞不屬梨園是何樂極悲來時
移代促燕中之鐵馬俄起環上之羅衣莫贖華清宮
觀兮閬無人山青兮水綠

再幸華清宮賦

久掩年光世移來葉

明皇以既剪漁陽塵清帝鄉自蜀郡而初還輦輅幸
華清而幾隔星霜巍峩而紫府洪都重開聖日牢落
而金門玉戶幾閉春光是何樂極難期繁華易久時
易而鳳髻成夢歲晚而龍顏皓首嬪嬙零落寧逢舊

日之人者艾扶携尙屬新豐之酒但見禁柳愁煙宮
槐暮蟬苔昏而鏡落金殿岸改而湯擁玉蓮螭首蛾
眉遺跡而空存處處落花流水無言而但送年年足
令左右含悲君王墮睫塵泥漸委於花逕歲月潛更
於萸莢金沙洞闊淒涼而午夜流泉玉藥峯高騷屑
而一宮紅葉榮謝相催心腸似摧天在而俄懸二日
星移而幾別三台金戟凌霜劔閣而曾悲幸去銀蟾
皎夜月宮而長憶遊來蟬寄花鈿星流笑臉陽臺之
吉夢初斷岱嶽之香魂已歛解語之珍禽不見琪樹
空高長生之白鹿空還朱扉半掩象薦塵緇屏屏影

移雪衣籠在霜殿松痿雲母波輕遶殿之清漣自改
相思樹老滿山之紅實空垂已而玉笛休吹霓裳罷
製秦原杳杳以西接渭水悠悠而東逝空吟其刻木
牽絲比人間世

卞莊子刺虎賦

獨見爭猛輕當喪之

人雖至靈虎且至猛此靈智以終刺彼猛暴以何騁
固在戮力亦惟三省誰氏之子人爲卞莊有力如虎
提戈若霜爾鬪力我則非敵我鬪知爾何以當始其
三徑無人二虎遇肉俱貪而途涎豐草不嘯而風停
邃谷我將愛其文而玩其革必冀扼其喉而剖其腹

然而以寡制眾彼雙我獨雖言肉視詎得心服乃卽
客前而言曰貪夫徇利君子俟時且肉之美者虎乃
啖斯啖飽則鬪鬪極則疲威稜雖大應口縮瓜牙之
利何以施將一刺矣必兩中之亦猶秦王克韓魏俱
滅漁父獲鷸蚌相持物之理也君宜念茲不然則虎
非爾所得爾爲虎所資於是拜其言伺其便不躁進
不自衒思曹劌之往見法李陵之獨戰俄而肉旣盡
勢果爭齧牙而龍劍森齒呀驕而雲雷霹聲樹拔石
裂陵摧谷傾風毛羽血以狼籍地轉天旋而震驚於
是氣衰力怠彼竭我盈巖陰而歸鳥皆散野迥而殘

陽半明負者可以檻勝者可以烹卞莊乃肉袒歛起
持矛迅征足奔而飛箭寧速身捷而鴻毛未輕爾口
將極我時以亨遂一麾而並進如拾芥以將行射絕
塞之石頭胡爲等價去南山之白額未足齊名我則
視若井中科如几上斬蛟奪劍者其心未壯探龍取
珠者其事應誑蓋感人進口言神符厥望設若不取
善言而善何以師不待物鬪而物何以喪如此則爭
雄負勢之徒宜覽斯而惻愴

鑄百鍊鏡賦

新成月象心首屏邪

十數鍊者未足爲明一百鍊者方爲至精祝皇帝以

終貢命良工而鑄成威凝碧渚流泉蛟龍欲活折下
青天皎月蟾兔如生惟南王以地產真金天生哲匠
開爐呈造化之術爲鏡照星辰之象可以人間第一
法軒轅臺上之規天下無雙掩秦氏宮中之狀匠者
曰金雖精則不鍊不神鍊有數非百之不新又曰火
爲陽晶午爲陰月陽得陰則百工備陽失陰則萬化
闕臣今選五月五日之亨吉爲乃鍛乃礪之始卒而
又就澄澈革昏沈擬犯鳥光於天上乃維鷁首於江
心亦以水能鑿物火能化金念器大以晚成其功乃
倍及人生之不滿厥數方深况乎空斷飛鳥人稀碧

潯顧採艾之輪蹄應難竊視縱升天之雞犬莫得遙
臨想其嚼火吞光冰壺慘冷幙金而麟鳳相次桂玉
而狐狸難屏陶鈞卽數同杖頭赤仄之多炤燭無瑕
啟匣裏青鸞之影王曰吾秦之鏡也可以照肝膽可
以懼奸邪吾將驗彼彼將妄耶且閤樂之奸邪曷隱
趙高之肝膽誰遮遽至於素車白馬絕國亡家今斯
鏡也用其鑿形容定妍醜比君德之不昧論臣心之
無苟於是持百鍊而獻九重惟拜手以稽首

元宗御註孝經賦

明皇以孝理生靈躬修紫庭表後主之新鑿注先王

之舊經立身行道之文昭如繡縛資父事君之要煥
若丹青開元中以儒道風行皇明日皎刪六籍之奧
祕定百家之多少顧老氏經標元默義理猶淺豈宣
尼典急君親源流未顯於是鏡豁宸衷天開聖聰由
粗及精刪踳駁於千行之內從無人有演絲綸於百
日之中可以來者無猜學徒洞識三千罪盡顯天鑒
十八章皆流御墨九門翕集清傳鄒魯之風萬室雍
熙普詠文明之德浩浩沄沄詳言糾紛素王行在而
猶隱聖主躬修以其分高深如山嶽江河遐開地理
炫耀比星辰日月上燭天文蓋以首毀強秦遙興大

漢歲月頗謂其綿邈傳寫或多其紊亂朕今屬事比
辭飛文染翰冀使爲臣爲子之道自我而行窮經博
古之人從吾屢讚皎皎明明神功坐成甲乙之良宵
不輟曾顏之密行俱呈揚名後代之人俾傳白社在
上不驕之義自表皇情故得極思九重研精一卷旌
孝悌以爲教剪繁蕪而罔倦然後勒貞石而建高臺
萬祝千齡兮誰激勸

割字刀子賦

物有至大而無所爲物有至小而功且奇當彩筆臨
文之際見銛鋒入目之時改雕蟲篆刻之非重修麗

藻正垂露崩雲之誤盡在瑕疵觀其寸鐵雖輕尺書可理磨礪本自於良匹玩愛式歸於君子封章是假常挑鸞鳳之蹤淬礪非多不損孟孟之水文近倚馬多參解牛剗弊能新於鳥跡摧剛幾觸夫銀鈎削染翰之繁蕪八行宛定笑磨鉛之濫拙一割何求則知用自各賢成因在冶剔瓊牋而疏玉無異映月字而連環是假通書窗之琴鳥欲謂割雞制遷史之姓名何慙斬馬起余之思在青雲憶王祥之贈者

福善則虛賦

神瑞失靈子何彰善

聖人曰天本無私福惟佑善曷云鑒之將昧考前言

而盡鮮窮達而烏焉有命莫究慘舒吉凶而未必由人誰原昧顯吾將議彼穹蒼其靈不常安得勇力者或昌進德者或亡忠讜者或罪諂佞者或彰孰云必有餘慶屢聞反受其殃且聞暴莫暴於殷紂虐無加於夏桀聖莫大於孔父智莫過於顏子那令辛御極以爲君癸承祧而化民孔泣麟而嘆鳳顏命天而居貧亦何用仰日月祈鬼神胡不沈暴虐生聖智影響殃咎權衡嘉瑞移辛癸之位於孔顏之才賦孔顏之才於辛癸之位是何徒闕清明虛垂日星謂其覆而匪覆驗其靈而不靈在溫良道德之家不鍾祿位於

卷四十五
三
悖逆荒淫之室不震雷霆焉得盡立明誠不欺暗室
非惟祿善以增膠復見禍淫而罔實君或驕而臣或
叛自此而生子不孝而父不慈由斯而失嗟夫利害
相磨殊非一科雖賢愚之異稟竟天濁以同波然吾
終身而積善不知天道以如何

竹篋子賦

茲乃文俗不立韻

東海生將治巾櫛貧無玩飾劈破煙筠刮殘霜色衰
鬢攸利秋蓬自直乃有繡轂王孫光餘席門嘲謔斯
玩薰蘭厥言曰先生不見南越之絕珍華間發犀角
磨水象齒批月皎君素手滑君綠髮朱邸豪商持金

買將星流掌握雪瑩巾箱胡爲鬢枯澁滅髮撩相口
東箭推勁緜笙罷吹薤圍煙肥霜零葉萎銀床夕醉
橫簟析澤比君之玩代君神愧惟大丈夫簞金斛珠
雕瓊鏤璧錦帶羅襦幽屑窮巷諭人壯圖東海生曰
余居之窮也風號絕徼山枯鬼嘯黃雞唱午靈鴟末
照槐棟蛇吟寒牀雨深跳跬媚竈舊井無禽又數之
蹇也塞鴻漸陸金隄析軸元蹄若神敏手如束青雀
沿流黃沔覆舟磨磨檻虎鼠嚼郊牛君門咫尺獻書
山隔駑馬臥粟龍媒負軌綺語簧言爲犀爲璠衛退
蓬瑗堯遺八元天斗虛粟均人之祿陰尺神刀剪人

之福余則朽析陳羹呼春不來塊消而土燼盡而灰
焉能搜奇挾望爲玩爲好弓影攻疾菱花照老且聞
篋櫛之功修諸禮容容之在肅禮之在恭容之不肅
奚犀奚玉禮之若恭爲鳳爲龍又聞熒煌易滅葱蒨
易折知白守黑萬壽不絕旱禱滂沱祥雲若何飯待
嘉谷靈芝孔多列國遺史恨四公子削玳爲簪編珠
爲履冠劍魚鱗爭奇鬪珍寶肆開侈龍宮訴貧信陵
能下止屠門者被褐則眞狐裘則假田文三千禽蹄
一焉權移勢改門羅雀懸平原十九毛生最後我有
嘉賓莫孔之醜春申甚寬誰屠李園朱門故人何人

死思君子中庸奢亡儉存嘲我竹篋酬爾芻言銘諸

坐隅永貽後昆

以上均舊抄本鈞磯集

柳璨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傳

請創閣圖書梁王奏

西京舊有凌煙閣圖書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比未
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勲業冠古請近凌煙閣別創
一閣圖書梁王以旌德業

天中記

蔣鑒玄

鑒玄梁乾化中羅浮山布衣

梁故明州軍事押衙充勾押官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府君墓誌

銘

府君諱彥回字仲顏其先瑯琊人也曾祖諱論祖諱伯儀父諱瓊皆任性傲世怡怡於雲水間能稟天爵不拘浮華之態鄉黨之美著於家諫府君少則有明慧之稱長則有幹濟之術爰自歷職郡署處繁任劇靡不洞達其理佐佑之績甚顯矣一旦俄遭沈痼奄

歸厚夜噫平生爲強有歿兮本無雖□□以如斯測常情則不爾私室且□公權仍重亦足以得誌緬維窀穸又焉無眷戀府君以乾化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卽世享年五十五以乾化五年閏二月二十九日歸葬於鄞縣靈巖鄉金泉里禮也府君娶東海徐氏乃句章之華族和鳴之道柔順愛敬爲親戚之所規仰育男五人長子充軍事駟使官兼衙前十將廷規琳瑯其器孝行肩嗣之美尤可嘉矣娶渤海吳氏第二子充衙前虞候廷範娶廬江何氏第三子廷暉第四子廷裕第五子廷璋育女二人長女一適胡氏一適

楊氏孫二人翁兒婆子女孫錢婆嗚呼榮落之期關
彼定分平生之事瞬息而已松楸植於此蔽於佳城
永安陵谷之變幽冥之幸也銘曰

名利之競孰能灰心一此一彼以古以今奈何不可
移者修短不可戀者光陰悲乎人事倏然升沈蕭蕭
邱隴猿鳥號吟石刻

韓建

建字佐時許州人唐末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昭
宗數幸其鎮封許國公梁太祖即位拜司徒同平章
事出鎮許州軍亂見殺

諫奪孔緯宅疏

孔緯以直道為宰相今其身歿未久朝廷撫凌統之
孤祭蕭何之墓奈何奪其故居使其妻子奉几筵無
所非君臣始終之道也册府四
百七

永王李存霸

存霸後唐太祖第三子封永王遙授昭義天平河中
三軍節度使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涖河中莊宗再
幸汜水徙北京留守宣麻未訖郭從謙反莊宗中流
矢崩存霸自河中奔太原麾下皆散走乃謁符彥超
曰願為山僧彥超欲留之為軍眾所殺

旌韓德兄弟表

屯留縣坊市百姓韓德兄弟累世同居母死割乳以祭廬于墓側累年種瓜合歡同蒂

册府

雍王重美

重美廢帝次子領成德節度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同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帝欲北征重美固請勿行帝如河陽重美守京師廢帝自焚重美與后同死
量立僧道科試奏

每年誕節諸道州府奏薦僧尼道士紫衣師號漸多今欲量立條式僧講論科試講經表白三科文章應

制十三科持念一科禪科聲贊科並於本伎能中條貫道士經法科試義十道講論科試經論文章應制科試詩表白科試聲喉聲贊科試步虛三啟焚修科

試齋醮儀

册府

劉岳

全唐文八百三十九有傳

刪定鄭餘慶書儀奏

先奉勅刪定鄭餘慶書儀者臣與太子賓客馬縞太常博士段禹田敏路航李居浣太常丞陳觀等同共詳定其書送紙中書門下奉勅宜差左散騎常侍任

贊右散騎常侍楊凝式兵部尚書梁文矩工部尚書
崔居儉太子賓客裴高尚書左丞王權尚書吏部侍
郎姚顛等七人與劉岳再於鄭餘慶書儀丙子細檢
詳除文臣起復及士庶冥婚准勅不行外應篇目一
一立出元舊條件據有合定者逐件別書出令詳定
式樣其不可改易者亦須具言請仍舊施行五代會要十六

楊途

全唐文八百三十九有傳

禁開發古墓奏

但是古墓荒墳不計有主無主請下諸道州府嚴誠

鄉閭不得開發冊府四百七十五

于嶠

全唐文八百三十九有傳

錫賚老病官奏

兩班有老病滅絕其俸慮玷聖明請各授致仕官仍
加錫賚以符尚齒之化冊府四百七十五

郭崇韜

全唐文八百四十四有傳

征蜀薦才疏

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威靈鼓

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撫臨以臣
 料之信厚善謀事君有禮則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
 焉願陛下使之為帥如臣出征之際宰輔闕人則鄴
 郤副留守張憲有披荆草昧之勞為人謹重而多識
 其次則吏部尚書李琪御史中丞崔居儉皆中朝士
 族富有文學陛下擇才相之臣亦無敢謬舉餘則臣
 所不知册府四
百十八

豆盧革

全唐文八百四十四有傳

請加尊號表

陛下登寶祚以來累貢章表蓋緣中外臣寮請上尊
 號未奉詔允實慊羣情臣等聞帝王受命必有鴻名
 天人合符須膺大號是彰聖德以耀寶圖今已殲厥
 渠魁盪平九寓御明堂而垂化禮百神以告功尚執
 謙冲未加徽稱覬陛下開不違之旨在臣等有難奪
 之勤伏惟皇帝陛下親舉義師躬除國恥起墜地之
 宗廟祚升天之神靈再造乾坤中興歷數功逾夏代
 道邁漢年况乎八表諸侯歸陛下如百川之赴東海
 中原多士仰陛下如衆星之拱北辰保國安邦功成
 名遂儻固搗謙之口是違億兆之心且義士忠臣猶

賞之以茅土而英風丕業乃滯之於典章臣與萬國公侯普天黎庶禹望聖旨下允衆情

册府

請出內府財帛勞軍奏

臣竊知內庫所積有餘租庸贍軍不足今內外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非即時安卹臣懼人心離散

册府

李琪

全唐文八百四十七有傳

請轉運官物授官奏

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及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

富人入粟得封關內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降明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物有能出力運官物到軍者五百石已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次選者便與放選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爲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

五代會要二十七

蔡同文

全唐文八百四十八有傳

武成王廟四壁設酒醢奏

伏見武成王廟中每上戊釋奠漢留侯張良配坐武安君吳起等為十哲當排祭之時止于武成王張良十哲面前其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形於四壁面前並無酒醢自今後乞准本朝舊制例武成王廟四壁諸英賢畫像面前請各一豆一爵祀享

五代會要卷三

李元龜

全唐文八百四十九有傳

徒流放還依律處分奏

准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畫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方得放還本貫近年凡徒

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格律處分

五代會要卷九

張昭遠

昭遠後唐天成二年為左補闕

加估折納奏

切見今秋物價絕賤百姓隨地畝紐配錢物多目多般皆賤糴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則請加估折納斛斗稍便於民又國朝已來備凶年之法州府置常平倉飢歲以振貧民請于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斗以倉貯之依常平法出納則國家常有粟而民不

匱也册府五百二

張延朗

全唐文八百四十九有傳

州縣徵科賞罰奏

州縣官徵科賞罰例縣令錄事參軍正官一年依限徵科了絕加階二年依限與試銜三年摠及限與服色如攝令錄一年內了絕仍攝二年三年內摠及限與真命主簿一年二年如縣令條三年摠了別任使本判官一年加階二年改試銜三年轉官本曹官省限內了絕與試銜轉官諸節級三年內摠了絕者與

賞錢三十千其責罰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勅册府六百三十三

張鵬

鵬清泰中御史中丞

常朝就敷政門外賜食奏

文武常參官入閣日廊下設食每宣放仗拜後就食相承以爲謝食拜臣以每日常朝宣不坐後拜退豈謝食之謂乎如臣所見自今宣放仗拜後且就以候將設食別降使於敷政門外宣賜酒食群臣謝恩後食册府

范延光

全唐文八百四十九有傳

請賜指揮俸料奏

諸道指揮使月俸未有定制請大藩鎮都指揮使月
賜料錢三十貫糧十石春衣十五匹冬衣二十匹其
餘藩府約此為等第册府五百八

添支侍衛親軍指揮料錢奏

侍衛親軍都指揮與小指揮每月錢料春冬衣物一
例支給無等差昨并省軍都自捧聖殿衛□□羽林
已下□廂都指揮使新定名管禁兵五千人欲為等

第每月添支料錢各三十千糧十五石衙官糧十分
上全

李郁

郁天成二年為宗正丞

請復園陵舊制奏

兩京畿甸園陵之制其地十里曰封山爰自偽室已
來收在公田之籍今方紹襲宜正規儀册府

聶延祚

延祚天成中少府監

釐革牌印奏

牌印舊體不與朱記相參伏自近年亦歸當監鑄造
既須篆字何異印文伏乞下中書釐革

册府六
百二十

郭從義

從義其先沙陁部人後唐賜姓李長興三年爲永興
郡部署晉天福初復姓宋史有傳

誅趙思綰奏

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三月三日授華州留後准詔
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又不遵
路至九日夕有部曲曹彥進告思綰欲于十一日夜
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路云俟

夜進塗臣等與王俊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
下軍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召思綰至則執之與一
行徒黨並處置訖

册府四百
三十五

范延策

延策後唐安州節度副使

上三事奏

一請不禁過口猪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
於山禁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
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

册府四
百四十

孔知邵

知邵唐長興中爲太常丞

除替諸道副使等官奏

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及防禦團練軍
事判官並請依考限欲滿一月前本處聞奏朝廷選
替補授册府六百三十三

李延範

延範長興中大理卿遷殿中監

條具切要逐件奏

當寺今有要切事節謹具逐件如後一件寺司每奉
勅旨斷案准格須委法直司據罪人所犯檢定法條

本斷官將所犯罪名并所檢法律及法書本卷對驗
不差然後逐件於法狀上署名下法定斷伏見寺司
案內每將法直官所檢條件法狀備錄在詳斷案伏
准格文法直官祇合錄出科條勘押入案至於引條
判斷合在曹官仍不許於斷狀內載法直官姓名者
自今已後其法狀臣欲落下留充寺司案底不錄在
奏狀中冀免元勅法狀三重在案其本斷官仍於斷
狀後具言臣所斷前件文案皆是將法直司所驗條
法一周細詳認悉是罪人所犯科條或言將某色
律條比附詳斷逐件參檢並無漏落法律及無欠少

案內事節 一件格文內大和四年十二月三日刑部員外張諷奏大理寺官結斷刑獄准舊例自卿至司直訴事皆許各申所見陳論伏以所見者是消息律文附會經義以讞正其法非爲率胸臆之見逞章句之說以定罪名近者法司斷獄例皆緝綴詞句漏略律文且一罪抵法結斷之詞或生或死遂使刑名不定人徇其私臣請今後各令尋究律文具載實事以定刑辟如能引據經義辨析情理並任所見詳斷若非禮律所載不得妄爲判章出外所犯之罪 一件詳刑定罪實在法律一科須是犯人本條或取比

附詳斷自今後大理寺詳斷文案祇得以本犯一條法律斷罪不得更將稍似格律於本條前後安排如是罪人合以官品減等官告贖罪之類條件卽許於法狀內次第區分

五代會要十六

逃戶歸業二年內放免兩稅奏

請指揮諸道州府每逃戶歸業後委州司各與公憑二年內放免兩稅差科如有違許州論訐勘責若州縣官招得五百戶已上等第獎勵

五代會要二十五

實專

專同光朝左諫議大夫

請罷租庸使歸三司奏

臣伏見天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外支計分劈自後以租賦殷繁添置司之額自唐天寶中安史作亂民戶流亡征賦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總三司貨財發一使征賦在處勘覆目曰租庸纔收京城尋廢職務廣明中黃巢充斥僖宗省方依前以江淮征賦又置租庸使催征及至車輅還京旋亦停廢僞梁不知故事將四鎮節制征輸置宮使名目管係既廢宮後改置租庸雜以陪斂相兼加之出放生利況戶口什一之稅是

太平之日規繩租庸總三司合勘因喪亂之時制置在京無此名目乃是出使權宜若要委一官之能何妨總三司合判伏請勅郡縣重集戶口計定租稅令鹽鐵却歸三司收其征賦務使仍舊會計到京且便上供何須直進既戶口不失則增賦倍多致海內有久遠之安示天下爲一家之治

五代會要二十四

申著瑀

著瑀天成中少府少監

未明事理不得行責奏

伏乞指揮諸道州府此後或顯犯憲章者候文案畢

任依格法斷懲如未明事理不得行責情杖

五代會要卷十

楊知方

知方後唐興唐府冠氏縣尉

自陳請驗文書狀

光化三年明經及第其後選授官兩任莊宗郊天年於將作監內行事禮畢擬授太子通事舍人旋值錯豎父母年幾駮落其年丁父憂至天成二年又丁母憂去年九月方服闋今春欲赴郊天行事又緣貧困無財可辦今乞引驗已前文書量賜陶鑄者

册府六百三十一

郝瓊

瓊右街使兼判尚書考功

司吏逐月支賜糧錢奏

去年五月詔中外官員自宰臣節度使以下並逐年書考課計官員千餘當司人吏四人二人赴官又公用不足乞依三銓例當司歸司官逐月支賜紙筆糧

錢

册府六百三十六

任贊

全唐文八百五十有傳

勿啟倖門奏

郊天前有犯重罪合當極法者並令推鞠斷遣無容
開啟侍門冊府四百七十五

崔居儉

全唐文八百五十有傳

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奏

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與祭其日亦不視朝
伏見車駕其日或出於禮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

祠車駕不出五代會要卷四

王權

全唐文八百五十一有傳

諸道詳勘職方地圖奏

伏見諸道州府每遇閏年准例送尚書省職方地圖
者頃因多事之後諸道州府舊本雖存其間郡邑或
遷館遞曾改添增鎮戍剏造城池竊恐尚以舊規錄
為正本未專詳勘必有差殊伏請頒下諸州其所送
職方地圖各令按目下郡縣鎮戍城池水陸道路或
經新舊移易者並須載之於圖其有山嶺溪湖步騎
舟楫各得便於登涉者亦須備載五代會要十五

李象

全唐文八百五十一有傳

散官犯罪不得當贖奏

請今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應內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無品官者有散試官者應內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並請同九品官例其京都軍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內外離任鎮將等並請准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請流外職准律杖罪已下依決罰例徒罪已上仍舊當贖法

五代會要卷十

盧質

全唐文八百五十一有傳

僕射上事儀注務簡奏

臣忝除官合赴省上若准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祇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廢官中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廢舊規他時任行舊

制五代會要十四

王鎔墓誌銘

上居無何賊起黃巢兵經缺涉險九州版蕩唯茲全趙口口安邦一百五十年間中外缺有口及其叔世

卷四十一
缺五 於□□邦得同其□雖為常數良 缺 山發源始於□
□至於□代乃有太原瑯琊分彼二流 缺 之□也□忠力
於邦家□捍蔽於 缺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缺 封二百戶贈太師諡曰忠在 缺 山
字 缺 五 爵為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 缺 一寸□
累贈司空司徒太尉太傅在 缺 三 缺 四 封人臣之 缺 鍾□
□□終□□□曰忠穆 缺 四年□授鎮州兵馬留後來年
起復真拜繼世焉以 缺 太原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疾
畢喪非公事 缺 相□信睦交修中和五年加開府 缺
檢校太保封常山郡王文德元年又昇太傅 缺 封□

百戶□順元年就加檢校太師未幾授澤潞邢 缺 五
年□□書令進封北平王增邑共六千戶實封 缺
賜敦□□定久大功臣來年又册拜太師增爵一萬
缺 無何事背防萌眾迷逐末納驕新於 缺 由茲一□
亂構兇徒毒流一氏屠害全族殘 缺 夫人隴西李氏
父李全義皇任檢校工部尚書 缺 不越旬被害 缺 守
侍中次日昭 缺 八 部落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皆 缺
推官李 缺 懷□□六經大□何止於救患卹鄰五下
缺 前 缺 六 符習 缺 天祐十八年秋八月大 缺 四 公 缺
伐□□□而終賊男處瑾處□又曰 缺 四 煞其兄十

九年平缺以缺四幽寃蓋明義舉今以青烏口吉丹

旒有歸缺十二月廿口日約缺趙國夫人合葬於真

定縣新市鄉廉頗里壽陽崗耐于下缺

銘詞府螫手之蛇反噬之虎梟獍與妖恩義口口全

上缺族盡亡缺師一興飛走無處逆首就擒屬封尋撫

鮮血口口申寃告口下缺古誌石華

李慎儀

全唐文八百五十二有傳

請委銓曹檢點選格奏

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此蓋郭崇

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閑人獻疑點檢選

曹曲生異議行矯枉過直之道成欲益口損之文其

選人凡關一事闕違並是有涉踰濫或告勅欠少或

文字參差保內一人不來五保皆須並廢文書一紙

有誤數任皆不勘詳且自天下亂離將五十載無人

不遇兵革無處不遭焚燒性命脫免者尙或甚稀文

書保全者固應極少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

餘員得官者纔及數十皆以踰濫爲名盡被焚毀棄

逐遂令選人或斃路於旅店或號哭於行途万口一

詞同爲怨酷臣等懇商口議堅確不迴以至二年已

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
年闕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乃致諸道皆是攝官朝
廷之恩澤不行搢紳之祿秩皆廢銜寃負屈不敢申
陳列局分曹莫非僥倖且攝官只自州府多因賄賂
而行朝廷不知姓名所司不考課績皆無拘束得資
貪殘及有罪名又不申奏互相掩蔽無迹追尋遂使
人戶流移州縣貧困日甚一日爲弊轉多若不直具
奏聞別爲條制不惟難息時病兼且益亂國章臣等
商量伏請特降勅文宣布遠邇明言往年制置不自
於宸衷比日焦勞將頽於睿澤兼以選曹公事情僞

極多中書條流亦恐未盡望以中書所條件及松等

按與刑部員外郎王松同上

所論事節并與新定選格有輕重未

盡處並委銓曹子細點檢酌量但可以去其踰濫革

彼弊訛不失本朝舊規能成選曹永例者務在酌中

以爲定制別具起請條

冊府六百三十二

劉昫

全唐文八百五十三有傳

乞免行香奏

中書以近勅祠祭行事官致齋內唯祀事得行其餘
悉斷又宰臣行事致齋內不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

知印臣緣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國忌行香伏乞特免
五代會要十三

宗廟制度議

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尙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享之儀竊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卽並通其理其他所論並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鄭元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卽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經大傳皆是也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

季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天子此則卽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以降迄於周隋創業之君追尊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爲定議續准勅據御史中丞張昭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酌舊章請依唐朝追尊懿祖宣皇帝獻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

五代會要卷二

盧振

全唐文八百五十五有傳

禁止織造疏薄奏

古先哲王之制布帛不中度不鬻於市□□組織之物輕重皆有定規近年已來織帛之家過為疏薄徒勞杵軸無益公私臣請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凡織造之家所織綾羅純帛諸物並須斤兩尺度合官定規程不得輒為疎薄所在官吏覺察禁止不得更然册府

四百

曹琛

琛長興中起居郎

文武給假許支料錢奏

文武兩班或請假歸室或臥疾未頓才注班簿便住料錢伏乞特降勅命者今後文武官請准歸室假給及病疾者並許支給本官料錢五代會要二十八

樊倫

全唐文八百五十五有傳

請除關稅奏

耕桑未至國多游民關市之中稅物苛細請稍減省以惠疲民百姓賣物不多所歷關市並望除稅册府五百

盧文紀

全唐文八百五十五有傳

明定文武考校奏

請內文武臣寮每歲有司明定考校將相乞廻御
筆以行黜陟流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册
六百三十六

唐文拾遺卷之四十七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張仁瑑

全唐文八百五十六有傳

法寺置議獄堂奏

臣伏見咸通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大理少卿劉慶初
奏請於法寺置議獄堂每寺丞詳斷刑獄畢集大卿
二少卿二正六丞四司直八評事十司於議獄堂參
詳令依典式其法官中能辨雪寃獄迹狀尤異者二
人已上者請書上下考三人四人已上者超資與官



今欲望依慶初所奏法寺置議獄堂凡斷公事並集
法官詳議然後連署奏聞天下諸州案牘亦望本判
官與副使已下都廳會議五代會要十六

盧損

全唐文八百五十六有傳

陳時政奏

先罪犯譴逐歿於遐荒者請淮南郊赦文並許歸葬
仍還舊秩處分鳳翔山南已來長吏有兩川界內人
戶任還鄉里願住者即加安撫前任節度使刺史防
禦等使請五日隨例起居册府四百七十五

五日起居如舊奏

准天成元年七月勅如每月十五日入閣罷五日起
居臣等以中甸排仗有勞聖躬請只以月首入閣五
日起居如舊册府四百七十六

馮道

全唐文八百五十七有傳

唐明宗諡議

按諡法發號出令能悅民曰和克定禍亂曰武大行
皇帝道契天和功定神武請改聖智仁德四字為聖
德和武餘依太常所議五代會要卷一

楊凝式

全唐文八百五十八有傳

西京置留臺省奏

舊制臺省在西京東都置留臺留省及分司官屬請
依舊制於西京置留臺省如本朝東都之制册府四
百七十

五

和凝

全唐文八百五十九有傳

補奏齋郎奏

臣當司管補奏齋郎令重起請如後一應請補齋郎

等舊例當司祇憑都省發到狀便給補牒旋團甲申
奏伏緣當司已前久無正官多是諸司權判或有投
狀多時並不團奏或有纜投文狀即先團奏遂致積
聚人數不少自同光二年二月後至今年十月已前
共計二百一十人未曾團奏今臣點檢除有礙格條
一官併補兩人三人并使祖蔭者落下外猶有一百
七十餘人人數既多虛謬不少若取年深者團奏終
成積滯今欲限一月內並須正身將已前所受補牒
到當司磨勘後委是正身及是嫡子年顏人材不謬
者團甲引過中書門下引驗後一齊申奏一合使蔭

官請自今後若遇改官須是轉品卽許更補一人明言是長子次子仍須不得過三人其所補齋郎五品已上蔭太廟齋郎六品蔭郊社齋郎仍須是嫡子以姪繼院者卽初補時狀內言某無子令以姪某繼院爲子使蔭一應補齋郎等祇憑都省發狀便給補牒請自今後須得正身齋狀到當司比試呈驗除三省官外並引驗告勅及取保任官狀委是親子卽給補牒每年旋於八月上旬具狀解送赴南曹仍團奏時別具子細三代鄉貫使官蔭狀齊赴中書門下引驗候無差謬卽得團甲申奏仍每年祇限團甲奏一年

一甲三十人以爲常式一按六典所補齋郎並試兩小經取粗通文義者充奏補之後非久爲官若不達經書則難通吏理請自今後齋郎所投文字狀並須親書仍須念得十卷書者卽得補奏一使父皇任官蔭者並須將前任告勅呈驗仍取在朝三員清資官充保及移牒所曾任官臺省寺監勘有此官及年月日同否委無虛謬卽得補奏仍准千牛進馬例不得過十年其所使祖皇任官蔭者年月深遠難知子細今後請不許補奏

影宋鈔五代會要

請放榜後貢舉官晚出奏

舉人就試日請皇城司差人於院門前聽察舉人挾帶文書入院請殿將來舉數自一舉至三舉放榜後及第人看榜訖便綴行於五鳳樓前謝恩後赴國學謝先師舊例侵晨張榜訖貢舉考試官便出院蓋恐榜下人誼訴今年請放榜後貢舉官已下至晚出府册六百四十二

張祭

祭後晉天福中人仕爲軍事判官朝議郎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創建斛律王廟記

我后以一著戎衣天下大定於今五載矣分宵軫慮待旦乞言斥營欲於嬰兒眈道德於老子四三王而興國何國不興六五帝以化民何民不化其言也無蓋其大也無外瑞日停中天之照榮河流澈口之清光宅寰區永盍函夏郡主太保清河公派成國器獨占將星心懸八陣之圖舌挂九天之法長城拓塞岱嶽橫空肅然三令五申凜若秋霜冬雪力能拔象勇可振犀貔虎宣牙豆拆狼貪之輩蛟龍露爪瓜分鯨縱之徒爰自武庫開關智囊解括劍批紫電戟削白虹弓挽六鈞晝日之蟾蜍口滿箭飛四羽晴天之霹

憲聲高陣前無脫兔之蹤帳外有牽羊之跡情專拜
井威重刺山幹僞□而績用無雙樹真主而功名第
一邇乃策勲宗社旌載簡編遺五袴於人謠轉二天
於郡守今者恩流丹陛惠□絳臺數年之赤壤郊圻
一旦之清風歌頌遠比文公之教但革古今近徵杜
母之名祇分先後合中庸之德齊上善之功土鼓污
樽克致神明之享鍾雲渠雨不愆民望之期廩盈紅
腐之饒陞茂黃沙之歎而且恪恭梵宇虔奉靈祠得
不獲天人之佑輔者哉當州子城內正衙東北隅有
北齊季世斛律王影堂云葬於此構諸孤墳之上矣

王諱光字明月實北齊之良輔也屈事溫國公不得
於當代屬以後主荒殞多士卷藏外則疣贅生靈內
則蝨賊僞父戕殘友弟屠膾慈親王以剝第侵膚良
腓滯趾騏驎伏棧舡伊千里之蹤鳳凰在笈室展九
霄之翼蓋敦忠孝不難存亡繇是三諫聲高一心志
切情同杜蕢無聞飲主之規言若比干唯見喪身之
患君何太昧臣何太忠善不納而其滅宜然諍不從
而其逃可也嗟乎良哉何痛如是公曰余聞聰明正
直惟神則斯可謂神矣人曰頗有靈貺不可犯也何
歲月久換廟貌不興向者民無所依神乏其□遂以

錢音剪鑄事陳田畷方閑乃度土工議板築雲七聽命
植幹率從掃埤陳詞三獻能通於天地庇徒任力千
夫不待於朝昏幾多之塗旣將升百堵之垣墉已立
工訪周人郇匠材求秦梓齊梧揮斤之響亮乘風層
構之噴吼粲日螭蟠護砌可言龍鬪于時蟬螻排梁
誰謂虹藏不見磨礱鑑物剗剗通神鴛鴦之瓦成行
垂簷若翫芙蓉之石布坐連柱疑香晚煙凝鞞鞞之
花曉日爛元黃之色繡栢畫拱依稀三洞移來鏤窰
彫莞髣髴十洲化出旋乃從長近日鳴薦惟馨才聞
六變之音俄覩一靈之表瞿然如在卓爾同生隅日

高睨若執彌縫之節瓌姿愠見如申謇諤之言星綴
冕旒霞封寶座壁上之霓旌羽旆實異今朝筵中之
立鬯獻饋頓殊往曰惛心主祀隨革故以永沉逆耳
臣名遂鼎新而長在加以上慘倒影下瞰澄瀾亭亭
而鼉載鴻濛屹屹而蜃呵寥廓鎮臨勝概控引韶光
清虛而松島合風靡麗而錦城鋪暖其或鶯歌媚物
柳舞迎春天桃借素杏之紅岸竹接池荷之綠龍鱗
葉密陰穠閩闕之間鳳腦花繁香滿帷箔之內覩茲
壯觀寔彼休禎得不福善乎得不依民乎善長民和
何灾之有鄙石言于晉地掩神降于莘郊假使谷變

卷四十一
七
凌移斯靈也明齊日月任歷時遷歲改斯廟也固等
乾坤則知公事主分憂爲民求福爲而不有何用不
臧祭幼愧生知長慙待闕俯聽流謙之命寔述素賁
之辭詎僭厥功直書其事時天福五年二月十日記
刻石

張孝友

孝友吳興人鎮海節度判官

福祈禪院碑

道上虞西北四十里福祈峯下舊傳吳赤烏閒僧純
一師化其族李之所居爲伽藍號祈福院訖今鄉人

尊稱一法華開山祖是有晉天福二年丁酉行涪師
主茲山弟子無相自孫出也兄鑑鎰鎰以武職顯院
撫偏仄倚山皆孫氏業相言于兄樂助形勝凡山之
爲畝者三十又六地之爲畝者四東距院田南艘院
阨上極其峭而高者維西下臨其峭而深者則北披
綦肆莽翔大阿羅漢殿猶神輸鬼運咸姦乎成之速
復言于兄請諸朝四年己亥賜額福祈禪院順山名
也嗚呼二師相去寥洞肇基拓業若合符節世之稱
士君子者或羣聚而訾浮屠之說厥子肯堂肯播視
相之舉爲何如純一師其有傳矣行涪師其有後矣

繼繼承承爲國祝釐永永無疆而利益之及於檀施者其又有不可量議者矣猗歟休哉余屬與行涓師游俾識初末垂示將來不得辭是年臘月望日外友鎮海節度判官吳興張孝友撰并書

越中金石記

鄭搏

搏天福四年爲侍御史

彈李鼎奏

伏見李鼎今月十一日衙謝妻陳敘封事察認羣言似踰常例臣遂檢詳按內其李鼎去年八月中請妻亡准式假十月中供狀請敘封有此過口致招羣論

竊循職分理合舉明者

册府五百二十二

王易簡

全唐文八百六十一有傳

請銓司一人都簽署奏

吏部流內銓諸司令史各主一司不相統攝苟有踰濫無所責成起今後望令本銓闕頭一人都簽署諸司案牘

册府六百三十四

孫紹榮

紹榮晉天福時人

高明寺經幢記

清信弟子孫紹榮因小男楊三疾患遂捨淨財奉爲
亡考十五郎口造陀羅尼幢口貳所捨入天台幽溪
禪院永充供養 伏以眞乘肇啟大教潛興化演千
門滋道牙而益茂途歸一里因法本以彌堅其有尊
勝開宗梵音成偈功唯有證利實多彰今則爰發精
誠敬鑄貞石裝嚴已畢功德將圓意者追薦先靈拔
超冥路伏願速登彼岸長被勝因諸佛證明資善緣
而不泯衆靈加護居妙相以長新時天福二年歲次
丁酉七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記

兩浙金石志

宋齊邱

全唐文八百七十有傳

讓表

昔高宗之夢傳說西伯之獲非熊况臣非築巖之相
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林

江南野史

收穀帛策

江淮之地自唐季以來爲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毗
黎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斯非民耕桑可得
也將興販以求之是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虛升時
價悉收穀帛本色爲便

南唐書

江文蔚

全唐文八百七十有傳

二丹入貢圖贊 并序

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于三古皇風格于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執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鴻荒以降驟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

賚書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于績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

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

陸氏南唐書

張洎

全唐文八百七十二有傳

項斯詩集序

項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

士及第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吳中張水部
 為律格詩尤工於匠物字清意遠不涉舊體天下莫
 能窺其奧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
 任蕃陳標章孝標倪勝司空圖等咸及門焉寶曆開
 成之際君聲價籍甚時特為水部之所知賞故其詩
 格頗與水部相類詞清妙而句美麗奇絕蓋得於意
 表迨非常情所及故鄭少師薰云項斯逢水部誰道
 不關情又楊祭酒敬之云幾度見詩詩惚好及觀標
 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自傳
 昭已還雅道陵缺君之遺句絕無知者慮年祀浸久

沒而不傳故聊序所云著于卷首

席氏唐詩

馮延巳

全唐文八百七十六有傳

楞嚴經序

首楞嚴經者自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
 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
 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
 皇上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霧霽日朗雲開鏡明以為
 大賚四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啟佛乘
 必歸法要

馬令書

潘佑

全唐文八百七十六有傳

與南漢主書

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是夫復何言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

韓熙載

全唐文八百七十七有傳

烈祖廟議

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

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先帝興既墜之

業請上廟號曰烈祖

唐餘紀傳

謝賜絹表

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

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

未報

馬令書

羅周裔

周裔後漢乾祐中官膳部郎中

禁民間用銅奏

錢刀之貨今古通行從古已來鑄造不息長無積聚

蓋被銷鎔若不峻設提防何以絕其姦宄臣請勅三
 京鄴都諸道州府凡器物服玩鞍轡門戶民間百物
 舊用銅者今後禁斷不得用銅諸郡邑州府鄆市已
 成銅器及腰帶幘頭線及門戶飾許勅出後一月並
 令納官官中約定銅價支給候諸處納畢請在京置
 銅錢監俾銅盡為錢以濟軍用除錢外只令鑄鏡鏡
 亦官鑄量尺寸定價其餘並不得用銅如敢固違請
 行條法以杜姦宄

册府五百一

曹允昇

允昇乾祐二年為太子詹事

請置常平倉奏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時或水旱為災虫蝗害稼
 既無九年之蓄甯救百姓之飢天災流行古今代有
 而前縱逢災歉免至流亡蓋分財恤民素有儲備請
 依古法置常平倉請于天下京都州府租賦斛斗上
 每斗別納一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貨貧民豐
 年即納本數庶幾生聚永洽惟懷

册府五百二

朱知家

知家乾祐中人

鑄觀音像贊

此上系銜泐大夫朱知家發心捨淨財鑄寫觀音自
 去一二十字在菩薩尊像一軀并裝彩龕室等因而讚曰大聖觀
 音身現塵刹隨聲響應咸見菩薩了茲寶相孰不解
 脫善哉淨信本惠清豁命乎郢手倚巖鑄割水月現
 前儼然生活巍巍乎非常名焉公善達分而深遠唯
 願以此功德上報四恩下霑三有自身及見生眷屬
 與法界有情同迴向無上菩提世世常得見佛見菩
 薩常生淨土早成妙果永充供養乾祐三年歲在己
 酉九月十四日記

石刻

竇文靖

文靖乾祐三年為殿中侍御史

糾朝官便服徒步奏

臺中糾彈過失舊有十六僭事節次不舉明臣訪聞

朝官有便服徒步城市者既通閩籍實汚朝風五代會要

七十

劉悅

悅乾祐中太常少卿

止絕稅牛奏

臣伏見買賣耕牛官中元無商稅近日關市場院不
 稟勅文悉是收稅歲計其利所入無多在於農民即

疲於市易請重降勅文明行止絕勸人耕稼國之大計倉廩有積何莫斯由

册府五百四

侯仁寶

仁寶乾祐中太子中允

廣栽桑棗奏

諸州府長吏勸課農桑隨戶人力勝栽蒔桑棗小戶歲十本至二十本中戶三十至四十大戶五十至一百如能廣栽不限本數種訖本縣令佐親省之計數得替時交與受代者仍於歷子內批書省司以為考課

册府六百三十六

滕紹宗

紹宗周廣順中人

造像題名

當山清信弟子滕紹宗□□右□敬捨淨財于石室內鑄造彌陁□尊觀音勢至佛伏為自身恐有多劫冤愆今生故悞伏願□不□之勝因滌累劫之債濫時廣順元年歲次辛亥四月三日鑄記

石刻

夏承原

承原顯德中人

祇園寺舍利塔題名

弟子夏承原并妻林一娘闔家眷屬捨淨財鑄真身舍利塔兩所恐有多生罪障業障並願消除承茲靈善願往西方淨土戊午顯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記府志

于德辰

德辰字進明元城人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得假官於屬邑歷仕晉漢周官至工部尚書

陳九事奏

一文武兩班有年深不遷官不改服色者或遭喪闋

而不追者今遇聖口幸均渥澤其二每年貢舉人數極多登科者少伏恐淹滯賢能乞量增所放人數其三潭朗茶貨只至襄州客旅並不北來請二司差清強官於襄州自立茶務收稅買茶足以贍國其四湖南見食嶺南鹽請置官綱於湖南立務權賣其五文武兩班差使出入所令部轄幹濟者聊加酬獎其六河朔緣邊狹丁壯能抵拒契丹鬪戰者官中訪聞擢用其七臣伏見官禁牛皮條流太重每請甲科合要皮請量於地畝上配納若民間牛死損亦從許貨賣其皮價不得過錢五百其八昨山陵儀仗一行道路

人戶配米者未納已納並請放免其九西道行營立
功將卒早宜賞勞

册府四百七十六

析從阮

從阮字可久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晉出帝時遷
本州團練使漢高祖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
度使周太祖時歷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
還京師卒

慶州軍事奏

奉詔示諭慶州諸蕃部尋遣人告報首領其野鷄第
七門族首領李萬全及樹夥等族受勅書領袍帶等

設誓其諸族猶負屈疆見與寧州諸軍襲擊次其用

册府

招撫樹夥等族奏

奉詔討逐慶州野鷄族兼招携諸部族臣自前月與
兵後招到樹夥等二十一族與勅書袍帶綵緞設酒
食令發誓詞盟約兼排列兵士圍繞今已和斷兼補
郝爽爲慶州牢城使又發龍捷一指揮赴寧州

册府

高紹基

紹基周太祖時爲延州衙內指揮使

請捕錄李勲奏

觀察判官李彬承節度使薨變結構外內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伏誅其李彬妻劉氏子懷義懷義妻高氏並已收捕其高氏是臣親姊乞留在臣家持服李彬弟勳見充河中馬步都指揮使彬兄景韜一房九口彬姪懷貞一房十一口彬媵妾一人並已收捕在州其李勳請行捕錄者册府九百三十三趙上交

上交周廣順二年爲戶部侍郎知貢院

請罷帖經對墨義奏

九經舉人元帖經一百二十帖墨義二十道臣今欲

罷帖經於諸經對墨義一百五十道五經元帖八十帖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令對墨義一百道明經元帖書五十帖欲罷帖書令對義五十道明法元帖律令各十帖義二十道欲罷帖律令對義二十道學究元念書二十道對義二十道今欲罷念書對義五十道三禮元對墨義九十道三傳元對義一百一十道欲三禮於周禮儀禮各添義二十道三傳於公羊穀梁傳各添義二十道開元禮三史元義三百道欲各添義五十道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書二十帖對義五道欲罷帖書別試雜文二首試策竝仍舊童

子元念書二十四道欲添念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册府六百四十二

向訓

訓周廣順中知延州

誓約蕃部奏

所屬蕃部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不敢侵犯册府

郭瓊

瓊平州盧龍人世宗時歷絳蔡齊三州刺史

與南唐劉彥貞書

自古有國皆惡叛人貴邦何為常事招誘吳中多士

毋乃淺圖陸書

王景

景周顯德中鳳翔節度使

安撫諸砦奏

今月七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岳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黃花下湛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戶並已招攜安撫册府

劉載

載顯德中為殿中侍御史

內殿彈奏儀奏

自漢朝次每遇內殿起居臺司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後於殿廷左右立定百官始入起居有失官儀便宜彈奏者今後欲依入閣彈奏儀折署奏後宣徽使言所奏知通事舍人喝拜再拜訖便退如兩巡使自有失儀亦候班退互相彈奏

五代會要十七

朱仲武

仲武周末太子通事舍人

故左武衛中郎將石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暎字先進其先樂安人後世家於京兆今則京

兆人也晉將軍苞之慶胄衛純臣碯之靈苗祖□考守珍皆公侯繼業鍾鼎傳門載藉昭彰其來自遠公策名委質夙著令聞孝以承家忠以奉國故得鄉黨稱悌焉朋友稱義焉可謂不忝不怍有典有則者也頃以方事之殷燿火不息而能率先義勇克集茂勳累遷至左武衛中郎將前朝賞有功也公志懷敦素性守謙沖不以榮顯承情但欲優游晦跡而已所冀神降其福天與之齡何圖兆夢泣瓊藏舟弃壑哀哉以歲次□□十一月十四日遘疾終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夫人孫氏夙稟坤儀素傳內則鼓琴瑟而有

節主蘋藻而知禮嗚呼葬花早凋瓊枝遽折天不憖
遺先公數稔而巳今以歲次甲子四月庚午葬公于
長安龍首原夫人祔焉禮也嗣子清士冕岳岳湊岫
秀等蓼莪在疚桑棘其形泣血於苴麻竭力於窀穸
恐時遷陵谷事或幽封爰命揮毫敬刊貞石詞曰
性柔溫溫神儀泚泚職參禁衛位列中郎流芳後代
秉義前王冀保永終曷其云亡卜兆吉辰素車薄葬
爰遷嘉偶及此同壙魂散泉扃神遊總帳後背重崗
前臨疊嶂聊紀世載式昭問望

石刻

按此誌蓋有大漢二字其書葬期曰歲次甲子則

宋太祖乾德二年也不書乾德以暎非宋臣亦仲
武不忘前朝意也與全唐文所收邊魯撰路縣令
邊府君墓誌正同謹遵其例附于周末

張憲

憲南唐監察御史

諫後主書

大展教坊廣開第宅下條制則教人廉隅處宮苑則
多方奇巧道路皆言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與教坊
使袁承進昔高祖欲拜舞工故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爲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

事亦相類矣

通鑑
長編

徐鉉

全唐文八百七十八有傳

述祖先生墓誌序

門生彭泐登第補本郡司倉掾嘗與社祭齋于郡之延慶院獨處一室既寢而精爽不寤展轉至四鼓乃得寐夢一白衣書生入戶謂泐曰某嘗述少文詞在此室司倉當見之也泐辭以未見書生曰試爲讀之言訖而去及寤口四鼓因呼僕秉燭周視牆壁間意謂有留題者而都無所見惟戶扇下有石方尺餘塵

土蒙之視彷彿有賀監字乃知此是也祀事罷移置廳前以水滌之文字依然卽進士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也問主僧云十年前院側數十步官置瓦窰掘地得之而掌役者軍吏也不曉其所自但見有文因惜不毀而置此按賀監以天寶二年始得還鄉旣而天下多事遂與世絕止於吳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終微彭子之夢則賀監輕舉之迹與祖君高尚之節皆湮沒矣

紹興
府志

許真人井銘

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谷斛

卷四十一
三
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真紫陽
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琤永識銀牀噫嗟後學
揖此餘光

四皓畫贊

君子道行必資其位邈哉四賢隱居救世皤皤之貌
丹青假誌爾無素餐觀此知媿

野老行歌圖贊

昔在陶唐光宅萬國下或知有帝將何力鼓腹擊壤
嬉游無極自然而然忘適之適中古道薄親仁懷德
末世政亂姦宄寇賊滔風不還可以歎息丹青志古

存諸往則嗟爾有位鑑茲玉式

硯銘

它山之石是斲是治荆藍表瑩雲露含滋執簡而至
磨鈇在茲言出乎身文以行之噫嗟君子慎爾樞機

冊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還文質迭變百王之法六籍渙然及周室
既衰諸侯異政俊賢之士分軌並馳至如管仲霸齊
之功商鞅強秦之令申韓之名法孫吳之戰陣李悝
則務盡地力墨翟則崇尚節儉此其尤著者也蓋百
家之說雖其道不同奉而行之皆足以致理子大夫

服聖道必盡幽深試論其中孰得周孔之旨可爲當
今之用者悉心極慮以著于篇

夫君者民之表也天下取則焉故慎其威儀定其聲
氣時其憲令審其好惡以此示之未有不化者也然
而唐堯在上日用而不知聖祖立言親譽者其次夫
如是則寂然不動澹乎無爲使蚩蚩之氓何所則象
而能革其浮僞驅之仁壽哉舉要立中必有其說

昔太公理齊因其俗故報政速而後世強伯禽爲魯
易其俗故報政遲而後世弱然則商辛淫虐之風不
可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不被也修舊者未見

其遷善之塗革故者豈傷於惟新之義遲速之効強
弱之由願聞嘉言以釋斯惑

肉刑之法明王之制著於周禮垂憲無窮何故三苗
行之以爲虐秦人奉之以爲暴漢文除之以爲仁乎
自魏晉以還議論間出理竟不決法竟不行豈時運
之變有殊將聖賢之才或異願聞歸趣以正古風

並本集

林罕

全唐文八百八十九有傳

十在文

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羣臣失色罔知所安
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奏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聖慮懷憂臣等請罪帝曰北有後唐
霸盛南有蠻蠻強梁朕雖旰食宵衣納隍軫慮此不
能興師弔伐彼不能臣子來王恐社稷不安爲子孫
之患是以憂爾在珣奏曰只如云云帝聞所奏大悅
龍顏于是賜顧在珣絹五百疋進加右金吾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

案自咸康元年起至編入史記止皆罕之設辭今
據鑒誠錄補

郭忠恕

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周太祖時仕爲宗正丞兼國子
書學博士階朝散大夫貶崖州司戶後入宋官國子
監主簿

汗簡序

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而下史籀已
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傳寫多誤不能盡通臣頃以
小學蒞官按勘正經石字繇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
時或採掇俄成卷軸乃以尙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
後人綴緝者殿末焉遂依許氏各分部類不相間雜

易於檢討遂題出處用以甄別仍於本字下直作字樣之釋不為隸古取其便識與今文正同者惟目錄之外不復廣收切韻玉篇相承紕繆體既煩冗難繕牋毫有所不知盡闕如也

汗簡畧敘後記

臣按鳥迹科斗通謂古文歷代從俗斯文患寡日論臆斷可得而聞太史公曰禮失求諸野古文猶不愈於野乎亦下臣之志也塵露雖微山海不却畧敘其事集而次之

按李建中題字知忠恕著此書當在未入宋時

陶穀

全唐文八百六十三有傳

右軍書黃庭經跋

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鶩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耳

寶章待訪錄

續跋

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

